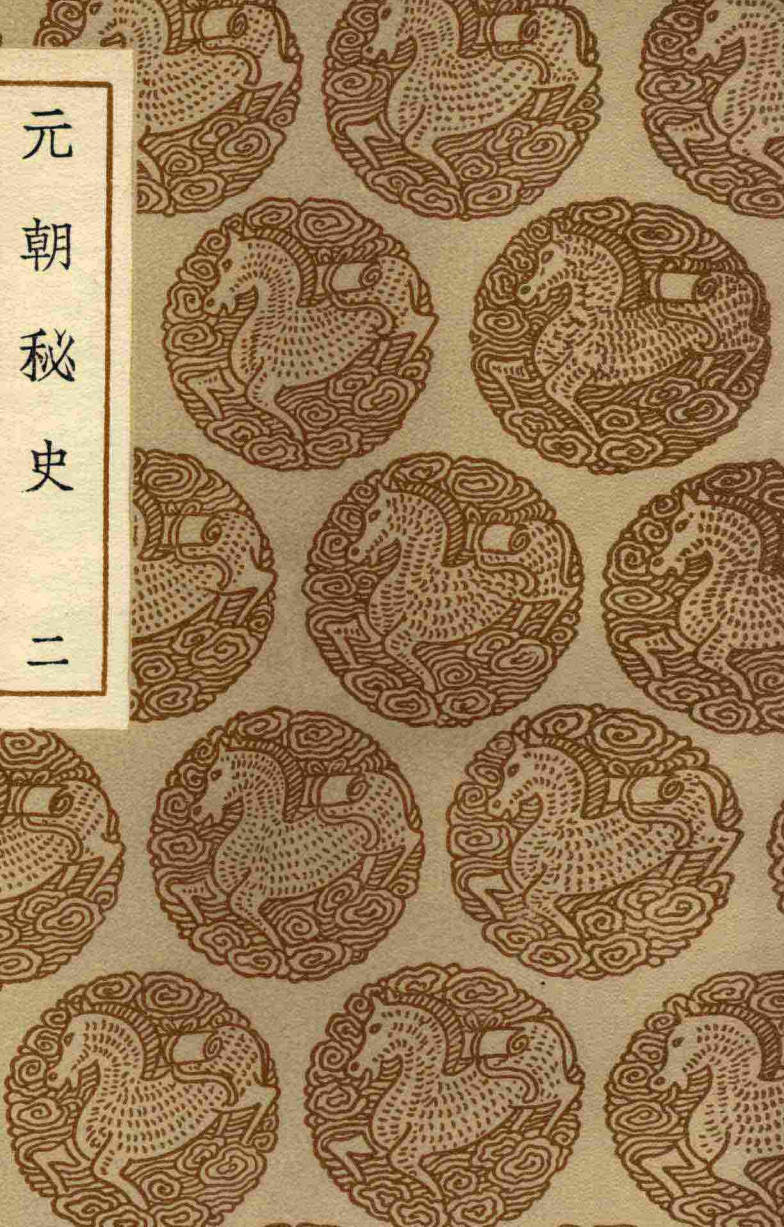


元朝秘史
二





史 秘 朝 元

(二)

撰 人 李 文 田
詳 注

元朝祕史卷五

張氏影元槧本自此以下至第七段并入卷四以下方入卷五

其後雞兒年。

皇元聖武親征記以此爲壬戌秋事。所云雞兒年者。蓋約會在辛酉。而交戰在壬戌秋也。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部出自朶奔篋兒干之第三子。不忽合塔吉。速不台傳奏以乃蠻怯烈杭斤欽察諸部千戶。通立一軍。杭斤當卽合塔斤之合音也。

於阿勒灰不刺阿地面。

不刺泉也。明余庭璧事物異名曰。泉。蒙古曰布刺。西域水道記曰。凡河。國語曰畢喇。是也。阿勒灰不刺。卽本卷後文之兀勒灰河。其地名失魯格勒。只惕。又後文七卷作浯泐灰。溼魯格泐。只惕。近答闌捏木兒格思之地。蓋塔塔兒所居。今塞北漠南地也。明葉向高四裔考曰。明初。晝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爲西域咽喉。其部落有回回畏吾兒。哈喇灰三種。云云。今案祕史。則垂河以南。卽回回祕史之畏兀。及委兀。卽畏吾兒。祕史之阿勒灰。兀勒灰。浯泐灰。卽哈刺灰也。水道提綱塞北漠南篇曰。松花諾尼以

西克魯倫以南地多沙土。卽少經流。大漠古稱瀚海。今日戈必井泉亦罕觀焉。蘆河土名烏爾虎河。圖作吳兒灰河。源出索岳爾濟山。山甚長大。袤延數百里。其西麓臨大漠。東北卽枯倫貝也。蘆河南流曲曲而西南三百里許。經烏朱穆秦左翼東六十里。折而西流。北合色野爾濟河。南合音札哈河。賀爾洪河。入右翼界。至克勒河漠之地。洄云云。吳兒灰卽浯渤灰。又卽兀勒灰。又卽阿勒灰。不刺矣。虞集句容郡王碑曰。土土哈從成宗援也。只里王。敗叛王火魯哈孫於兀魯灰。還至哈刺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又元文類五十張宏行狀曰。公生遼東兀魯回河。樂其風土。且便畜牧。遂留居焉。据上數說。則兀刺灰河在今烏朱穆秦旗。故與遼東鄰矣。

聚會商議。欲立札木合做君。

本紀曰。乃蠻部長不魯欲罕不服。帝與汪罕征之。積屍以爲京觀。乃蠻之勢遂弱。時泰赤烏猶強。帝會汪罕於薩里河。與大戰。斡難河上。斬獲無算。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刺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畏威不自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襲帝及汪罕。宏吉刺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告變。帝與汪罕自虎圖澤逆戰於盃亦烈川。大敗之。帝駐軍徹徹兒山。起兵伐塔塔兒部。部長阿刺兀都兒等來逆戰。大敗之。時宏吉刺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掠之。於是宏吉刺歸札木合。與朵魯班亦乞刺思塔答斤火魯

刺思塔塔兒散只兒諸部會于斡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于禿律別兒河岸。此元史敘諸部立札木合本末也。核以祕史。則不甚相合。蓋元史取之親征記。今記雖有傳本。而譌奪太多。頗難援證。殊不及祕史完整。但祕史亦有斷爛。未可執此遂疑元史之非。觀後文云。札木合潰散。乃蠻等十一種各回部落。則此會有乃蠻可知。惟祕史前文殊無乃蠻起釁之故。則殘缺明矣。又元史召烈抄兀兒傳曰。太祖時。有哈刺赤散只兒朵魯班塔塔兒宏吉刺亦乞列思等。謀奉札木合爲帝。將不利於太祖。云云。雖無乃蠻一部。然各部之名。與本紀相應。列傳取材家乘。或不荒唐。聚而考之。亦補闕拾遺之意爾。於是衆部落共殺馬設誓訖。

考按論見通鑑
乃桑奔兒都統
續翰兒之後

以元史與祕史考之。除合塔斤外。曰散只兀。卽輟耕錄散朮兀歹也。蓋出於孛端察兒之兄不忽禿撒勒只。所云做了撒勒只兀惕姓氏者也。曰朵魯班。出於朵奔蔑兒干之後。所云朵兒邊的姓。又輟耕錄之朵里別歹者也。曰宏吉刺。卽翁吉刺也。曰亦乞刺思。卽輟耕錄之亦乞列歹。又卽卷四亦乞列孫。與不圖同族者也。曰火魯刺思。卽輟耕錄色目三十一種之火里刺。又上文四卷之幹羅納。蓋出於海都之孫幹羅納之後。此外則札木合部。塔塔兒部。泰赤烏部。蔑兒乞部。乃蠻部。並詳祕史矣。

順額爾古涅河

新按上呼字衍

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瀦爲枯倫湖。自出枯倫湖。東北流。經黑龍江索倫界。兩岸無山。土人名爲額爾古納河。實克魯倫河也。又東北流。兩岸有山。而黑龍江自西來會。龍沙紀略曰。自界碑橫而東也。河之由南而北入黑龍江者四。鄂爾古納爲俄羅斯界河。故其名獨著。小河匯此而入黑龍江者十有一。而伊密河。特納客河。魁河。莫勒根河。札敦河。五河又匯於開拉里河。以入鄂爾古納。達於黑龍江。朔方備乘曰。額爾古納河爲中國與俄羅斯分界之水。其上游曰克魯倫河。源出車臣汗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流。經拖諾山南。聖祖賜名飲馬河。轉東北流。瀦呼爲呼倫湖。復從湖東北溢爲額爾古納河。東北流。又北。逕分界摩崖碑東。又北。與黑龍江會。

至於刊沐連河洲的地行。

事物異名曰。河蒙古語曰木連。據此語以考之。劉郁西使記有昏木輦。邱處機西遊記有吹沒輦。霍闌沒輦。答刺速沒輦。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烏斯國之烏斯沐連。皆河也。此刊沐連卽刊河。又卽本紀之韃河也。然不知所在。惟元史召烈抄兀兒傳曰。諸部等居堅河之濱。忽蘭也兒吉之地。是堅韃同音。與刊字聲轉。既有塔塔兒宏吉刺之居。則此河洲者。卽克魯倫河之洲也。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東北流。經西拉得克西撥各山之陰。又東百里。中有沙洲曰兀兒呼兀。又東北流。東經杜勒鄂模。又東河心有沙洲。南岸爲他本。

托羅灰之北麓。折東南流。又東流二百里至南岸小山。折向東北百數十里。至南岸大山。東北麓。折東南流百數十里。至東岸山南麓。折東北流百數十里。折向正北數十里。又東北流。中有沙洲。其東南岸外。則杜勒鄂模也。又曰。喀爾喀河匯爲巨澤。曰布伊爾湖。自湖正北流出百數十里。曰烏順河。中有沙洲。受西南來之烏藍布勒克水。又北折而東北。又西北流。入枯倫湖。以上沙洲數處。皆在額滿古涅河。未知孰爲刊沐連河。若以札木合所居之豁兒豁納川求之。則喀爾喀河流出者爲較近也。

將札木合立做了皇帝。

本紀曰。盟于禿律別兒河岸。誓曰。有洩此謀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共舉足踏岸。揮刀斫林。按禿律別兒河岸。蓋卽朵兒邊之族所居。所謂朶魯班部。與禿律別對音也。欲攻成吉思與王罕。被豁羅刺思種的人豁里歹。

前文四卷豁羅刺氏有薛赤兀兒。此豁里歹當是彼同族。到古連勒古地面。

山名。在不兒罕山前。桑沽兒河所出。太祖建營於此。告與成吉思。

本紀曰。塔海哈時在衆中。與帝麾下抄吾兒連姻。抄吾兒偶往視之。具知其謀。卽還至帝。

所悉以其謀告之。又召烈台抄兀兒。本傳曰：抄兀兒知其謀，馳以告太祖。史文與秘史不同。且豁羅刺思氏出自海都孫幹羅納，召烈台出自孛端察兒少子沼兀列歹，亦難混也。

成吉思使人告與王罕。王罕於是收集軍馬成吉思行來了。

王罕與成吉思相合著。順客魯漣河迎著札木合去。

本紀曰：帝即起兵逆戰於海刺兒帖尼火魯罕之地。與下文額捏堅歸列禿未詳同異。

成吉思使阿勒壇三人作頭哨。

前阿勒壇推戴太祖時，曾誇說云：多敵行俺做前哨，故用之。

王罕使桑昆等三人作頭哨。

桑昆遼官。遼史作詳穩。時王罕亦設此官。以其子亦刺哈爲之也。本紀直稱亦刺合。而二十一年紀又作赤曠喝翔昆。則名既錯出，官仍茫昧。又朮赤台傳曰：怯列王可汗之子鮮

昆，有智勇，諸部長之。同此一人，或稱名，或稱官，或官與名並舉，均不易悟。聊詳記之俾了然也。

其頭哨內，又自差人前去額捏堅歸列禿。

此一地名，其時屬札木合。

撒克撒列。

卽前文一卷扯克撒兒

赤忽兒忽。

卽前文一卷之赤忽兒古。此兩山名也。撒克撒列爲塔塔兒部所居住。時烈祖被毒於此。赤忽兒忽則翁吉刺部所居。光獻翼聖皇后外家在焉。皆塔塔兒泰赤烏兩部所雜處矣。三處地面哨望。其阿勒壇等至兀乞惕牙地面。有赤忽兒忽哨望人來報說。

蓋從克魯倫河岸而至赤忽兒忽。則必先至兀乞惕牙。故折回報知。

敵人將至其阿勒壇等。遂前迎去。擊消息。行開遇札木合頭哨阿兀出把阿禿兒等說話了。太祖至是知其貳於札木合。而以軍情輸告之。

見天色已晚。卻回來大軍營內宿了。

至次日。成吉思軍與札木合軍相接於闊亦田地面對陣。

本紀作闊奕壇之野。

布陣間。札木合軍內不亦魯罕。

本紀作不魯欲罕。又作卜魯欲罕。乃蠻之長。而太陽罕之兄也。

忽都合。

後文八卷蔑兒乞部長脫黑阿子名忽都。當卽同一人。

兩人有術能致風雨。

輟耕錄曰。往往見蒙古人之禱雨者。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已。大者若雞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雨。石子名曰鉢答。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

廷式按此段似仍用原註太祖威名日甚盛云云。似較有益於

金幼孜北征錄曰。永樂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發雙清源。午至河。縛筏渡水。得一木板。上有虜字。譯史讀之。乃祈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札達。華言云詛風雨。蓋虜中有此術也。東華錄康熙五十六年諭曰。書冊所載有所謂雷斧雷楔。大約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平原者。皆銅。朕所得最多。將小石一塊。置於泉水攪之。即可祈雨。蒙古謂之查達齊。書冊則曰查達也。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蒙古西域祈雨。以楂達石浸水中。呪之。輒驗。楂達生駝羊腹中。圓者如卵。扁如虎脰。在腎似鸚武鬚者良。色有黃白。駝羊有此則漸羸瘁。生剖得者尤靈。

欲順風雨。擊成吉思軍。不意風雨逆回。天地暗晦。札木合軍不能進。皆墜澗中。札木合等共說天不護佑。所以如此。軍遂大潰。札木合軍既潰散後。乃蠻等十一種各回部落。

國朝福撫慶異域竹枝詞新疆篇注曰。雪山起自嘉峪關而西。山南爲南路。山北爲巴里坤。烏魯木齊。伊犁。塔爾巴哈台。其餘愛曼無算。吳省蘭注曰。按愛曼譯語村落也。又俞正燮癸巳類稿。土爾扈特投誠始末書後曰。乾隆三十六年京報舒文襄奏土爾扈特車伯克見將軍言。土爾扈特各愛滿較俄羅斯所習經典俱異云云。据上兩說。則乃蠻卽部落。

後之讀史者。又按愛曼恐非乃穰之轉。蒙古語乃愛字頭不同也。又音之轉者。多由雙聲。罕由疊韻。拙見如此。未知有當否。

之義。古今土語未改。其時塔陽之父亦難察。取以名國也。輟耕錄色目氏族三十一種。乃蠻歹居其一。

札木合將立他的百姓擄了。順額湏古涅河回去。於是王罕追札木合。

自後札木合每在王罕處必因此役而降。然自此不居豁兒豁納川。蓋已失之於太祖矣。成吉思追秦亦赤兀惕種阿兀出把阿秃兒。

札木合之頭哨誘阿勒壇等貳於太祖者也。

阿兀出把阿秃兒至自己部落。將百姓起了。渡過斡難河。整治軍馬。候成吉思來對戰。成吉思既到。連戰數合。日晚。各就戰地處相抗著宿了。

成吉思與秦亦赤兀惕戰時。其頸被傷流血。蒼黃之甚。有臣者勒蔑將壘血吮去。至夜半。成吉思方醒悟。說我血已自乾了。好生渴得甚。者勒蔑乃裸身徑去敵人營內。於車箱中尋馬乳不得。止有酪一桶。挈回來。其來往閒會無一人見者。又尋水來將酪調開。與成吉思飲。成吉思旋飲旋渴。三次方已。成吉思說。我眼已明。心已省了。遂起身。坐開天明。及視坐處流的血。都如泥濘。成吉思說。如何這般做遠些棄呵不好。者勒蔑說。荒忙不及遠去。又怕離了你。當地嚙的嚙了。吐的吐了。我肚裏也入去了多少。成吉思又說。我傷既如此。你如何裸身入敵營。倘若被擒。你豈不說我被傷者勒蔑說。我若被擒。我說本是投降你的人。被他每得知。

將衣服脫去欲殺開。遂扯脫走來。彼必以我言語爲至誠。必與我衣服用我。我必將他馬騎了走來。成吉思說。在前被蔑兒乞惕於不而罕山困我時。你會救我性命。

是役者。勒蔑相從捍衛察探。見三卷。

今次又將壅血吮去。我正乾渴。你又捨命尋將酪來與我吃。使我心內開豁。這三次恩。我心永忘不了。次日。成吉思視敵人。已於夜間潰散去了。營內百姓。自料不能逃。就不會起去。成吉思上馬。將已走的百姓。亦當將回來。忽山嶺上見一箇穿紅的婦人。哭著大聲叫帖木真。成吉思遂使人去問。那婦人說。我是鎖兒罕失刺女名合答安。

事在前文二卷。

丈夫現被軍要殺。所以喚帖木真來救。成吉思既知便去救。比成吉思至。其夫已被軍殺了。成吉思遂於此地下營。將合答安至。與之並坐。

元史后妃表。據歲賜錄。忽答罕皇后。守第四鄂爾多。不道卽合答安否。又有合答皇后。未詳孰是。據後文十卷。太祖對鎖兒罕失刺云。你父子每藏著我。教合答安女子奉侍我。則合答安似曾被幸。此次又因其夫已死。與以位號耳。

至次日。鎖兒罕失刺者別。

者別。元史無傳。錯見於本紀及各傳中。本紀稱若赤老溫若哲別皆來降。又云。遣虎必來。

哲別二人爲前錄。則作哲別。七年紀云。遮別攻東京不拔。又作遮別。至吾也。而傳並官名。稱之爲折不那演。曷思麥里。傳從哲伯攻。乃蠻速不台。傳與只別。追回回國王滅里。又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作者必那演。又也罕的斤。傳作折別兒。至木華黎傳。竟作闊別。皆是人也。蒙韃備錄曰。有鷓博者。官亦穹。見隨成吉思掌重兵。皆此者別之殊文矣。

二人來見。二人原係泰亦赤兀惕種脫朶格家人。

前文二卷云。鎖兒罕失刺爲速勒都孫氏。則所云泰亦赤兀惕者。專指脫朶格耳。巴塔亦罕以下。並無速勒都孫氏。則非太祖同族。故二人非泰赤烏。乃泰赤烏人之家生子也。脫朶格後文十卷作脫迭干。彼文以也客扯連放馬之乞失里並稱。則鎖兒罕失刺原非貴族。而同來之者別。可推矣。

成吉思對鎖兒罕失刺說。在前我帶的枷。你父子每有恩於我。如何來遲。鎖兒罕失刺說。我心已自倚仗著你。若早來。恐泰亦赤兀惕將我妻子誅滅了。所以今日方來。

成吉思問者別。闊亦田地面對陣時。自嶺上將我馬頂骨射斷的果是誰。者別說。是我射來。元史速不台傳曰。太祖與乃蠻部戰於長城南。忽魯渾以百戶從。射卻其衆。奔闊出檀山。而潰。闊出檀似卽闊亦田。但者別從敵人射太祖。忽魯渾助太祖射敵人耳。

如今皇帝教死呵。止汚手掌般一塊地。若教不死呵。我願出氣力。將深水可以橫斷。堅石可

以衝碎。

語意近水截蛟龍。陸斷犀象。前文二卷云。深水乾了。明石碎了。然則此二語。乃漠北常談也。

成吉思說。但凡敵人害了人的事。他必隱諱了不說。如今你卻不隱諱。可以做伴當。

太祖釋射鈞之怨。收扛鼎之功。其獲效於者別多矣。史雖無專傳。然其功可考也。記曰。錄人之功。容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太祖有焉。

初者。別本名只兒豁阿歹。因他射死戰馬能的上頭。賜名者別。如戰馬般用著他。者別軍器之名也。

元史語解曰。哲伯。梅針箭也。西清黑龍江外紀曰。從軍用梅針箭。行獵用骨披箭。骨披箭。髑頭銜鑲鏃。闊梅針箭。鏃數倍。一人例佩十三枝。今則十一枝。爲壯士。率佩七九。國語骨披箭曰占。故俗謂其鏃曰占葫蘆。亦稱哨箭也。

張氏影元槧本。自此以上爲卷四。以下割入卷五。與大典本異。

成吉思將泰亦赤兀的阿兀出把阿禿兒子孫殺盡。將百姓起來。

祕史俺巴孩十子。其可考者只合答安一人。泰亦赤兀氏出自俺巴孩。此阿兀出當爲俺巴孩之子。

至忽巴合牙地面住冬了。

地在客魯漣河源頭。太祖迎王罕供給之處也。

秦亦赤兀惕種的官人塔兒忽台乞鄰勒秃八字爲名因與成吉思有仇。

謂起營時撇下太祖母子不呼喚也。事在前文二卷。太祖紀曰。族人秦赤烏部舊與烈祖相善。後因塔兒不台用事。遂有隙。絕不與通。塔兒不台。卽塔兒忽台乞鄰勒秃也。前文作

塔兒忽台乞鄰勒黑。後文或作塔兒忽台乞鄰勒秃黑共九字。

避於林中。其家人失兒古額秃老人并二子阿刺黑納牙阿。

納牙阿。後或但作納牙。

將塔兒忽台乞鄰勒兀兀當作秃欲獻與成吉思。其人體肥不能騎馬。載於車內。塔兒忽台乞鄰

勒秃有弟并子追至。失兒古額秃老人懼怕。遂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秃壓住。抽出刀子說。我殺你也死。不殺你也死。不如先殺了你。我然後死。塔兒忽台乞鄰勒秃呼其弟與子說。他要殺我。若殺了我。你每要我死尸何用。不如快回去。便送到帖木真處。也必不殺我。我於帖木真少時亦曾有恩。其弟與子遂回了。失兒古額秃至忽秃忽地面。其子納牙阿說。我每若將他拏至帖木真處。必說我每拏了正主。難做伴當。必將咱每殺了。不如放回去。對帖木真說。我每本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秃拏來。因是正主。心內不忍的上頭放回去了。成吉思必容我。

每於是放回去了。到成吉思處備言其事成。成吉思說：「若你每將他拏來，我必殺了你每。你每不忍卻放了也好。」所以特賞納牙阿。

爲後文封納牙中軍萬戶張本。

在後成吉思在帖兒速地面有客列亦種人。

卽王罕脫斡鄰所統部族也。

札合敢不來降。

本紀曰：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

時蔑兒乞欲與成吉思戰。

前文三卷太祖與王罕札木合將蔑兒乞百姓殘毀，房子推倒，故蔑兒乞猶欲報仇。

成吉思遂與札合敢不將蔑兒乞戰退。又客列亦種及那禿別干、董合等姓。

輟耕錄蒙古氏族有禿別歹，卽禿別干之對音。董合，本紀作董哀部。此二部故屬王罕。紀

載太祖與董哀部遇，又帝還至董哥澤，駐軍。似此部以董哥之澤得名者。

潰散的百姓亦來降。

其所以潰散者，蓋王罕與西遼戰，新爲西遼所敗。

初客列亦種王罕與成吉思父也，速該契交之故。

此因王罕來依太祖。而追溯王罕前來依烈祖事。

因在先王罕將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罕的諸弟殺戮。

此罕以八字爲名。本紀作王汗之父忽兒札胡思盃祿。諸弟謂罕所生之子。乃汪罕之諸弟也。後文七卷太祖述其事云。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木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額兒客合刺要殺。卽其事也。

被叔古兒罕。

元史作菊兒。無罕字。今按此西遼耶律大石之罕號也。遼史作葛兒罕。乃音之轉耳。遼史天祚本紀曰。耶律大石者。世號爲西遼。太祖八代孫也。登天慶五年進士第。擢翰林。遼以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淳爲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爲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蕭德妃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責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對曰。陛下以全國不能拒敵。卽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食他人耶。上無以對。賜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自立爲王。宵遁。北行過黑水。西至哈屯城。駐北庭都護府。會七州八部王衆。得兵萬餘。西至大食。假道回鶻。至尋思干。西域諸國兵十餘萬來拒敗之。僵尸數十里。駐軍尋思干。九十日。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爲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卽位。號葛兒罕。漢號曰天祚。

考葛兒罕。卽葛勒可汗之對音。回紇舊罕名也。唐會要天寶二載三月。朝廷以回紇逸標。悉封奉義王。及破拔悉密。自稱咄祿毗伽闕可汗。六年卒。子磨延曷立。國人號爲葛勒可汗。乾元元年七月。册命葛

勒可汗爲英武
威遠毗伽可汗

皇帝改元曰延慶。曰康國。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子夷列年幼。后塔不煙稱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子夷列卽位。改元紹興。在位十三年。沒。妹普速完在位十四年。夷列次子直魯古卽位。改元天禧。三十四年秋。出獵。乃蠻子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捨之。尊爲太上皇。皇后爲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待終焉。直魯古死。遼絕。祕史稱爲王罕之叔。當是同盟之國。如遼宋之稱叔姪耳。錢詹事大昕。遼史拾遺曰。諸家編年書紀直魯古之死。皆系以辛酉。當宋嘉定元年。不知何据。屈出律者。太陽罕之子。太陽罕以甲子歲爲元。太祖所殺。丙寅。元兵復征。乃蠻。捨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而屈出律奔也兒的石河上。戊辰。再奔契丹。契丹卽西遼。戊辰。在辛酉後八年。西遼尙無恙也。元史太祖四年己巳。畏吾兒國來歸。而巴朮阿而忒的斤傳亦云。臣於契丹歲己巳。聞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等官。則己巳歲西遼尙存也。遼史述三主兩后年數分明。自甲辰至國亡。計八十六年。其干支當爲辛未。非辛酉也。辛未爲元太祖六年。正在屈曲律奔契丹之後。若辛酉則屈出律之父尙在。何由奪西遼而有之。不可信矣。西游記云。金師破遼。大石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盜据其土。旣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乃滿卽乃蠻。其云失國依大石。卽屈出律奔契丹事。其云盜据。卽直魯古被捨。屈出律襲遼衣冠而据其位也。長春親到遼西舊都。距遼亡僅十數載。所言必實。按西游記。是大

延式按紀聞所述大實已亡則當夷列之時北盟會編紹興三十一年樞密院契丹通好榜云朕自移蹕江南而遼家亦遠在漠北則當立夷列之妹普速完在位時耳又按宋史洪皓卒於紹興二十五年爲宋高宗時人其撰書時在元太祖伐金之

石建都之前稱尊號者已十餘年建都又十年而歿豈非在位二十年乎延慶改元當在甲辰直魯古之亡必在辛未諸家臆決附和置之勿論可矣松漠紀聞曰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攜五子宵遁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案以遼史及松漠紀聞考之卽祕史所稱古兒罕也洪皓撰此書時正元太祖伐金之日其云今大實已亡則當直魯古之世矣明陶宗儀遊志續編載元劉祁北使記曰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麻遼族也太祖愛其俊辯賜之妻而陰蓄異志因從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後鳩集羣紮徑西北逐水草居行數載抵陽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車以馳負輜重入回鶻攘其地而國焉日益彊僭號德宗立三十餘年死其子襲號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攝政姦殺其夫國亂誅仁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爲回紇所滅今其國人無幾衣服悉回紇也云云此卽遼史耶律大石之事其云立三十餘年足證錢詹事之說其云爲回紇所滅卽算端也算端又卽祕史之回回國矣

欲殺王罕追至合刺温山內

本紀作哈刺温隘又作哈刺温不言何地之山以祕史求之後文七卷合撒兒尋成吉思

時前五十年許。此語似宜稽易。又按洪皓傳

云彼方困於蒙

兀姑示強以嘗

中國此蒙兀即

蒙古可爲合不

剌罕強盛之證

似宜補入前注

以廣異聞。又

按三朝北盟會

編引洪皓行狀

云變道韃韃帳

其酋聞洪尙書

名爭邀入穹廬

出妻女胡舞舉

渾脫酒以獻則

皓曾親至蒙古

見合不剌罕矣
田案大石以甲
辰稱帝在位二

至合刺溫山行至巴泐渚納海子。据速不台傳。知爲龍居河。龍居河卽臚胸河對音。然則卽克魯倫河所匯之海子。卽今呼倫湖矣。克魯倫河出肯忒山東南百餘里。則合刺溫乃肯忒山東南支脈近呼倫湖處也。後文九卷封木合黎爲國王。東至合刺溫山。做左手萬戶。則是從杭愛山東至肯忒山脈盡處也。是時烈祖也。速該居幹難河。此合刺溫山在族人泰赤烏部境。蓋烈祖用事。故足以救王罕耳。

止有百人。至也速該處。也速該卻將古兒罕。

按太祖之滅西遼。在於晚年。以元史壽六十六逆計之。也速該歿時。太祖尙在冲歲。則此古兒罕當也。速該未歿之日。約略在大石子夷列卽位後。

趕入合申地面。

合申當作河西。此漢地名。蒙古語讀若合申。譯者以對音寫之。便成合申耳。此明代河套地。今蒙古阿拉善駐牧之所。唐代立河西節度使於此。宋以後爲西夏地。蒙古沿舊名稱曰河西也。明人撰元史本紀序此事云。烈祖親將兵逐菊兒。走西夏。庶瞭然矣。乾隆府廳州縣志曰。西套厄魯特三旗。唐時屬河西節度使。

將原有的百姓遷收集與王罕。其契交之故是這般。後王罕欲殺其弟額兒客合刺。其弟走人乃蠻種亦難察處。

十年。則高宗十三年癸亥也。忠宣卒於紹興二十五年。則後死於大石十二年矣。故云今大實已亡也。何礙於太祖之未伐金乎。

北盟會編兩引趙良嗣弟齊白敘云河西謂西夏凡兩見。則蒙古稱西夏爲河西沿金人語也。延式案合字與耶字移字似皆不能對音。疑合刺乞塔四字爲契丹二字之對

乃蠻塔陽罕之父也。本紀作亦難赤。

亦難察起軍將王罕卻趕入合刺乞塔種古兒罕處去。

合刺乞塔。後文九卷亦作合刺乞塔。七卷太祖責王罕云。你弟額兒客合刺。於乃蠻處借得軍馬。又來征你。你走入乞塔種古兒罕的。回回地面去了。是此文所稱合刺乞塔種古兒罕。在西域回回地也。元史本紀曰。烈祖崩。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刺。怨汪罕多殺之。故復叛歸乃蠻部。乃蠻部長亦難赤爲發兵伐汪罕。盡奪其部衆與之。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奔契丹。又經回鶻。回回則西遼也。然則合刺卽耶律之對音也。耶律楚材撰從容庵錄序。題移刺楚材晉卿序。劉祁歸潛志。凡耶律姓均作移刺。足見耶律之律讀刺音也。乞塔卽契丹二字對音。遼史太祖紀曰。太祖姓耶律氏。契丹迭刺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霞瀨二字亦與乞塔音近。遼史語解改曰轄塔哩。更與乞塔近矣。云古兒罕處者。謂尋思罕城也。滿然居士集卷四有記西游事。自注云。西域尋思干城。西遼目爲河中府。又卷五自注云。尋思干有西域梭里檀故宮在焉。卷十二自注云。尋思虔。西域城名。土人云尋思肥也。虔城也。通謂之肥城。此卽大石建都西域之處。祕史所謂契丹種之地矣。不多時。王罕反了古兒罕從畏兀。

畏兀。本卷亦作委兀。後文十一卷作委吾。元史多作畏吾兒。此回鶻二字之對音也。國朝

書耳。唐人書西北地名人名皆從省如色楞格河儘作仙娥何之類未知足參一得否。

顧炎武日知錄曰。大抵外國之音。皆無正字。唐之回紇。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卽回。兀卽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元史太祖紀以回鶻回回爲二國。恐非。黃氏集釋引錢大昕說曰。謂今之回回卽古之回紇者。非也。其謂元之畏兀卽回鶻之轉聲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稱畏吾兒。趙子昂撰趙國公文定碑曰。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功譔高昌僕氏家傳曰。偉兀回鶻之轉聲也。以祕史攷之。是時契丹旣稱古兒罕。則耶律大石已立國於起兒漫以後矣。因是以金史求之。太宗吳乞買天會二年十月戊辰。西南西北兩路權都統幹魯言。遼詳穩撻不野來奔。言耶律大石自稱爲王。置南北官屬。有戰馬萬匹。遼主從者不過四千戶。有步騎萬餘。欲趨天德。駐余都谷。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其討大石則俟報下。三年二月。獲遼主於余都谷。四月。詔以遼主赴京師。七月。入見。降。封海濱王。五年冬十月。沙州回鶻活刺散可汗遣使入貢。回鶻卽祕史畏兀。是時王罕經過之畏兀。必在活刺散作汗以後事。

唐兀

唐兀。猶今日稱唐古特。溯其原起。蓋唐種也。凡蒙古人言古。言特。言惕。皆指種類。此唐國種。故曰唐古惕也。今蒙古西藏尙有此種。意唐代北庭及維州戍卒之裔。若祕史唐兀。第指西夏言之。後文七卷云。你經過委兀河西地面。是復述此文。以河西易唐兀。河西卽西

夏也十三卷成吉思征合申種其主不兒罕降又太祖差人去對唐兀惕主不兒罕說十四卷狗兒年去征唐兀差人去唐兀主不兒罕說又成吉思攻打靈州城唐兀惕主不兒罕將金佛等物來獻合申即河西靈州即西夏然則不兒罕乃西夏主李遵頊李暉之蕃名也王罕之經過唐兀爲太祖時之西夏國以西夏乃唐氏故疆李姓本中土族屬耳二種經過時止有五個牯羴羊擠乳駱駝上刺血喫行至古泄兒海子

又陳臚中河套志引延綏志曰牛心山在黃羊城東山東北有月兒海子水又曰月兒海子在牛心山東北石瑤山城東海子山有水出其下據此則月兒海子在今河套亦西夏之地與福史泄兒海子亦有對審未知王

本紀不載此地但云帝往招之撫勞振給遂會於土兀刺河似即以土兀刺河當此海子尋王罕所居雖近土兀刺河然此時由西夏至客魯倫河安得逕土拉河耶此蓋今哈密之巴里坤海子亦名巴爾庫爾者也由甘肅嘉峪關至漠北必徑巴里坤故元史地理志亦集乃路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之西海郡居延故城疑即此古泄兒海子古泄蓋居延之轉聲也

成吉思因與王罕有舊使勇士速客該去迎

前文四卷曾使速客該往王罕脫斡鄰處故又使之

又自隨後至客魯漣河源頭迎見王罕至營成吉思遂使百姓供給是年在忽巴合牙地面住過冬了

忽巴合牙蓋在今蒙古車臣汗部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克魯倫河發源處也往時太

罕所至爲西夏
之何地耳。

祖在幹難河西。幹難發源肯特山北麓。冬月苦寒。故自破滅泰赤烏部以後。上年於此過冬。今歲亦於此過冬。故知其地當在山南也。

其王罕的弟並衆官人等數著說。王罕心性惡。將兄弟每都殺戮盡。自家百姓又被殘害。如今將他如何報。且他在前七歲時。曾被蔑兒乞擄去春碓。十三歲時。又被塔塔兒和母子擄去使他牧放。

此當是王罕居謙州時事也。元史地理志曰。謙州以河爲名。去大都九千里。在乞利吉思東南。謙河西南。唐麓嶺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地沃衍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耘耔。或云王罕始居此地。按王罕居土兀刺河邊黑林。此祕史所言。其地在今蒙古土謝圖汗部。元志所言。則今俄羅斯色楞格河北流下游地也。東距金境。南距蔑兒乞。故少時被兩部擄去。此必未遷土兀刺河黑林子時事也。又按蒙韃備錄曰。成吉思少被金人虜爲奴婢者十餘年。方逃歸。所以盡知金國事宜。以祕史求之。成吉思未嘗被虜。卽泰赤烏拿去披枷。爲時無幾。或緣與王罕有父子之稱。故以此事被之太祖耶。南宋遠在臨安。傳聞非實。附記其由耳。

後懼乃蠻攻殺。他又走去回回地面垂河行。

乃蠻地在今科布多。垂河。今伊犁吹河也。西域水道記曰。伊犁西南境有特穆爾圖淖爾。

有齊齊爾哈納河亦曰霍什霍爾河東南流入淖爾直霍什西北爲吹河吹垂對音字也。今按新疆圖考垂河地在伊犁之西北其水東南入特木爾圖諾爾其上游出西北方塔什漢地此所云回回地面者正今哈薩克塔什干等部皆回教也。又按太祖時土人稱垂河曰吹沒輦沒輦回紇語河也。元邱處機西游記曰邪米思干大城東過霍闌沒輦至賽藍大城宣差阿狗追餞於吹沒輦之南岸又十日至阿里馬城西游記之吹沒輦卽祕史之垂河矣。

投入合刺乞塔種古兒皇帝處。

西游記曰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爲務釀蒲萄爲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据其土從而算端西削其地乃蠻尋滅算端亦亡。按乞塔種謂西遼也乞塔卽契丹二字之對音。魏書契丹傳曰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俱竄於松漠之間太和三年求入內附止於白狼水東。唐書北狄傳曰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軻比能爲幽州刺史王雄所殺衆遂微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云云。

不及一年。又反出去。經過委兀唐兀地面。

委兀。卽畏兀。太祖紀四年畏吾兒國來歸。六年畏吾兒國主亦都護來覲。卽委兀也。西游記曰。抵陰山後。至小城北。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沿川西行。歷二小城。至繫思馬大城。此唐北庭端府。西三百里有縣曰輪臺。至輪臺東南望陰山三峯倚天。又歷二城。至回紇昌八刺城。其王畏午兒遠迎。据西游記。則畏午卽委兀對音。其城在昌八刺。卽元史地理志之彰八里。其地當在今回疆博克達山西北四五日程。是其故址也。蒙韃備錄曰。韃之始起。則有回鶻爲鄰。每於西河口□□賣於其國。迄今文書中自□於他國者。皆用回鶻字。如中國笛譜字也。歐陽元圭齋集高昌僕氏家傳曰。偉兀之先曰噉欲谷。本突厥部。以女婆旬妻默棘速可汗爲可敦。乃與謀其國政。詳唐書突厥傳。默棘速卒。國亂。婆旬可敦率衆歸唐。封賓國夫人。而默棘速故地盡爲回紇所有。噉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卽今偉兀也。回紇嘗自以鶻捷如鶻。請於唐。更以回鶻爲號。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卽今之和寧路也。回紇有普鞠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并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喇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綽之音近昌。遂爲和綽也。哈刺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昌人卽回鶻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第四王印。卽唐所賜回鶻印也。吾學編曰。火州本漢

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塗谷。卽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己校尉。屯田於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名高昌壘。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于吐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鶻回。元時號畏兀兒國。國朝號火州。其東七十里。有柳陳。西百里有土魯番。永樂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東有荒城。故址。云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並居焉。

艱難至甚。被帖木真賑濟了。如今將前恩又忘了。反生歹心。咱每如何好。說後。有阿勒屯阿條黑將前語告於王罕。將共商量的諸弟及官人額勒忽禿兒忽勒巴里阿鄰太子等皆拿住。只有弟札合敢不走入。乃蠻處去。額勒忽禿兒等繫禁在房內。王罕說。咱過委兀唐兀時。說甚麼言語來。你每如此。我不與你每一般。使衆人唾其面。然後疏放了。

太祖紀曰。札阿紺孛謀於按敦阿述。燕火脫兒等曰。我兄性行不常。旣屠絕我昆弟。我輩又豈得獨全乎。按敦阿述泄其言。汪罕令執燕火脫兒等。至帳下。解其縛。且謂燕火脫兒曰。吾輩由西夏而來。道路饑困。其相誓之語。遽忘之乎。因唾其面。坐上之人。皆起而唾之。汪罕又屢責札阿紺孛。至於不能堪。札阿紺孛與燕火脫兒等。俱犇乃蠻。其後狗兒年秋。

親征記云壬戌。

成吉思於答蘭捏木兒格思地面與察阿安塔塔爾四種對陣。

本紀曰歲壬戌帝發兵於兀魯灰失連真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察罕即察阿安。然秘史止四種之一。元史止四種之二。餘則未詳。元史列傳闊闊不花傳按灘脫脫里氏。布智兒傳有蒙古脫脫里台氏。或亦塔塔爾之種耶。

未戰之先號令諸軍。若戰勝時不許貪財。既定之後均分。若軍馬退動至原排陣處。再要翻回力戰。若至原排陣處不翻回者斬。於是戰勝了塔塔兒。遂至兀勒灰河失魯格勒只惕地面。

蒙韃備錄曰。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雖多寡每留一分爲成吉思皇帝獻。餘物則數俵有差。兀勒灰河。即前文之阿勒灰不刺也。葉向高四裔考曰。明初畫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爲西域咽喉。其地漢伊吾廬唐西伊州。元族屬威武王忽納失里居之。其部落有回回畏吾兒哈刺灰三種。今以秘史核之。則垂河以南爲回回。畏兀兒。即委兀。又卽回紇也。哈刺灰蓋以兀勒灰河得名。虞集句容郡王碑曰。土土塔從成宗援也。只里王。敗叛王火魯哈孫於兀魯灰。還至哈刺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元文類五十張宏行狀曰。公生遼東兀魯回河。樂其風土。且便畜牧。遂留居焉。据此則兀勒灰河近遼東也。

并四種奧魯擄盡

列朝詩集周恭
王元宮詞天馬
西來自佛耶圖
成又敕寫文章
翰林國語重翻
譯奧魯諸營賜
百張

奧魯蓋軍人之意。劉郁西使記曰：十九日過里丑城，征西奧魯屯駐於此。元史曷思麥里傳：從太祖征汴，至懷孟，令領奧魯事。忙兀台傳：事世祖，爲博州路奧魯總管。

初戰時，有阿勒壇等犯軍，令搶財物。成吉思使者別忽必來，盡奪了他所得的財物。

親征記曰：壬戌，發兵於兀魯回失連真河。先誓衆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慎勿顧。軍事畢，共分之。旣戰屢勝，族人按彈火察兒答力台三人背約，上令虎必來哲別二將盡奪其所獲散軍中。

元朝祕史卷六

張氏影元槧本此卷
并入上卷爲卷五

廷式案以本文
別勒古台言你
每云云也客扯

連亦自稱咱每
則也客扯連必
塔塔兒種也當
與卷一也客扯

連非一人故祕
史特加塔塔兒
種人五字以示
區別未知然否

又案卷一忽
圖刺合罕與忽
關同爲合不勒
之子此語似誤

又按太祖既

成吉思既擄了四種塔塔兒密與親族共議在先塔塔兒有殺咱父親的讎怨如今可將他
男子似車轄大的盡誅了餘者各分做奴婢使用共議已定別勒古台出來塔塔兒種人也
客扯連問今日商議何事

前文卷一忽圖刺合罕生忽闌忽闌子也客扯連是也客扯連非塔塔兒乃泰赤烏部人
也且前文明云也客扯連兩箇奴婢爲把歹及乞失黎如此則非異族同名之比當是誤
記耳

別勒古台說欲將你每男子但似車轄大的盡誅了也客扯連傳說與塔塔兒種人塔塔兒
遂擄了山寨成吉思教打他山寨軍多辛苦及至打開將塔塔兒男子似車轄大的都殺了
初也客扯連既知其謀說與衆人道他若殺咱每時每人袖著一把刀也要殺他一人藉背
卻死至此每人果袖一刀將軍每多殺傷了事定之後成吉思說自家一族裏商量大事因
別勒古台泄漏了所以軍馬被傷死者甚多今後議大事不許別勒古台入來只教他在外
整治關隘盜賊等事議事後進一鍾酒畢方許別勒古台答阿里台入來

明親族共議。如忽闌之子。則爲太祖之叔祖。必在共議之列。不必俟別勒古台告之也。

答阿里台。卽答里台。太祖之叔父也。

此時成吉思將塔塔兒也客扯連的女也速干做夫人。也速干因得寵。

以漢法言之。則太祖於也速干姊妹。乃再從兄妹也。元史后妃表也速干皇后守第四鄂爾多。

按此文也客扯連。亦在盡殺之內。

對成吉思說。我有姊姊名也遂。顏色又美。可以配皇帝。纔與夫婿成親。如今不知在何處。成吉思說。若果有顏色。教尋去。尋得來時。肯將你位子讓與麼。也速干說。若得見時。便讓與他。於是成吉思令人尋去。正遇著他與其婿避亂在林裏。其婿見人來。走了。遂得也遂回來。也速干見了。就將他位子讓與也遂坐了。

后妃表也速皇后守第三鄂爾多也。速當卽也遂之對音矣。鄂爾多者。帳殿之名。蒙古語行宮也。故妃后位號。卽以鄂爾多稱之。

此文仍稱塔塔兒也客拉連蓋。祕史別錄之甚。

一日成吉思在外面飲酒。與也遂也速干兩個孃子共坐閒。也遂長聲歎息。成吉思因疑惑了。教木合黎等令在會的人各就部落立的。最後剩出一個年少的人不回部落去。成吉思問是甚麼人。那人說我是也遂的夫婿。初他被擄時。我每避去。如今事定了。纔方出來。我想在多人中。必不認得我。成吉思說。原是讎人子孫。今遍又來窺伺。似他般的都殺盡了。更有何疑。遂將他隨卽斬了。

只那狗兒年成吉思去勦捕塔塔兒時。王罕自去勦捕蔑兒乞。將脫黑脫阿趕入巴兒忽真脫忽木地面。

以後文九卷脫忽脫阿未度額兒的失水計之。則脫忽木地面當在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今俄羅斯國托穆斯科。卽其地也。託木之與脫木。正對音矣。

殺了他大兒子脫古思別乞。要了他兩個女兒。并他妻子。又擄了他二子。并衆百姓。每王罕於成吉思行任甚麼財物不會與。

元史太祖本紀曰。居無何。汪罕自以其勢足以有爲。不告於帝。獨率兵攻蔑里乞部。部人敗走。脫脫奔八兒忽真之隘。汪罕大掠而還。於帝一無所遺。帝不以屑意。

那後成吉思與王罕征乃蠻種的古出古敦。不亦魯黑。

本紀曰。乃蠻部長不魯欲罕不服。帝復與汪罕征之。親征記作盃祿可汗。時不亦魯黑在兀魯黑塔黑的地面。

此卽額魯特三字之對音也。官書或作厄魯特。或作額諾德。皆此三字。或作噶爾丹。則康熙間汗名。仍是此地名之額魯特三字也。朔方備乘曰。厄魯特四部。其先本元阿魯台部。聲譌爲厄魯特。後分爲四部。曰和碩特。曰準噶爾。曰杜爾伯特。曰土爾扈特。其游牧在金山之西。各有分地。以伊犁爲會宗。東鄰喀爾喀。北鄰俄羅斯。乾隆府廳州縣志曰。伊犁在

烏魯木齊西北二千里。漢時爲烏孫國地。元爲阿勒穆爾地。明初爲衛拉納地。舊爲準噶爾各鄂拓克及各台吉游牧處。乾隆二十年。大兵討準噶爾。擒達瓦齊。伊犁平。其後阿睦午撒納煽亂。二十二年復討平之。特設總統將軍統轄南北兩路。今按秘史此文稱兀魯塔。卽額魯特。今伊犁一路也。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準噶爾本蒙古厄魯特人。元置駝馬牛羊四部。分駐西北邊。準其牧馬部也。今外藩四十九家。多元後裔。準噶爾語言文字。皆同蒙古。而諱言蒙古人。以此。

消豁黑水行。

今科布多之北有科布多河。卽額魯特旗游牧。其上游曰索果克河。卽此濱豁黑之對音。知今科布多地爲乃蠻別部也。

成吉思與王罕到了。不亦魯黑不能對陣。起過阿勒台山去了。

阿勒台山。卽唐代之金山也。或作阿爾泰山。或作阿勒坦山。一統志曰。阿爾泰山。卽古金山。在特思河西北。縣互二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雪不消。爲西北諸山之祖。水道提綱曰。自哈密城北踰天山。至巴勒庫兒北。卽沙漠三百里。又踰大山。過沙地。山水無數。其山皆以阿爾泰山爲祖。朔方備乘曰。俄羅斯境內諸山。有汗阿林在中國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幹。隨額爾齊斯河東岸以北者也。程大昌北邊備對曰。金山。隋唐閒突厥阿史

松漠草詩法曰。
阿爾泰山。謂曰金山。極高峻。八月雲齊馬腹。度阿爾泰。越二千里。至密爾起斯。

即今額爾齊斯河。又即祕史後文之額兒的石水也。

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

追至忽木升吉兒地面兀瀧古河。

今烏隆古河亦曰畏隆古河。元時亦稱龍骨河。劉郁西使記曰。龍骨河與別失八里相直。近五百里。別失八里古北庭都護治。西注瀦爲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水道提綱曰。畏隆古河出阿爾泰山之尾西南麓西南流。有阿里克台河及布拉青吉兒河。自北山前後來會。西域水道記曰。阿勒坦山之尾西南麓布拉干河出焉。東南流。喀喇淖爾水注之。又東南流。索勒畢河注之。又南。岳羅圖河注之。又西南。託賴圖河注之。又東南。噶爾古嶺水注之。又東南。特穆爾圖河注之。又西南流。爲布拉干河。又西南流。察罕河注之。又西流。過瑚圖斯拉境北。又西流。爲烏隆古河。北距額爾齊斯河二百里。是卽祕史之兀瀧古河矣。忽木升吉兒地面卽提綱之布拉青吉兒河也。

遇著不亦魯黑來哨的官人也。迪土卜魯黑。

本紀作也的脫孛魯。

被成吉思出哨的趕上山去。因馬肚帶斷了。就拏住他。又追至乞溼泐巴失海子行。不亦魯黑遂窮促了。

本紀作黑辛八石之野。卽乞溼巴失對音。然此水名不可云野。此卽西使記之乞則里八

寺乃兀瀧古河所瀦之海也。元史郭德海傳曰：從先鋒柘柏西渡，乞則里入海，攻鐵山，柘柏卽秘史之者別乞。則里入海，卽此乞溼泐巴失海子矣。提綱曰：畏隆古河瀦爲奇薩爾巴思鄂模，周四十里，又南隔山爲沙漠，奇薩爾巴思卽乞溼泐巴失對音。鄂模，蒙古語湖也。西域水道記曰：烏隆古河過哈喇莽奈山北，又西北注噶勒札爾巴什淖爾。淖爾二小者曰巴噶淖爾，周二百餘里，圓橢形，在東南。大者曰噶勒札爾巴什淖爾，周五百餘里，形狹而長，在西北，大小相聯，形如葫蘆，而近上爲細腰。又曰赫色勒巴什淖爾，淖爾卽海子，赫色勒巴什又卽乞溼泐巴失之對音也。

成吉思與王罕回時，有乃蠻種能廝殺的人，可克薛兀撒卜刺。

本紀作曲薛吾撒八刺二人，今按此一人耳。黑者罕之對音，亦部長也。

於巴亦答刺黑別勒赤兒地面，整治軍馬要廝殺。

後文七卷述此事作拜答刺黑別勒赤列地面。

成吉思與王罕也，整治軍馬，因晚就相抗著宿了。那夜王罕於自己立處，虛燒著火，卻逆那合刺泄兀勒河起去了。

兀勒，蒙古語河也。合刺泄兀勒，卽喀喇淖爾也。西域水道記曰：布拉干河東南流百里，右會喀喇淖爾水。喀喇淖爾周數里，在布拉干河源南十餘里，亦東南流百里，入布拉干河。

按以地圖脗之王罕從科布多東境喀喇泊自此逆烏里雅蘇台河則順塔米爾河至土拉河也。

那裏札木合王罕一同起時。札木合對王罕說帖木真安答在前曾教使臣於乃蠻行往來有來。今他這早晚落後了不見來。必是他投降了乃蠻。因稱王罕皇帝皇帝。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兒。

輟耕錄曰。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

帖木真是散歸告天雀兒。

告天雀。蓋蒙古稱鴻雁之語。本紀札木合言於王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飛就暖耳。意謂帝心不可保也。沈主事曾植曰。至順鎮江府志卷四土產禽類。噪天又名告天。似雀而稍大。愈鳴則飛愈高。力乏則自空投地。伏於草中。爾疋鸚天鷓。注大如鷓雀。似鶉。好高飛作聲。江東呼爲天鷓。豈謂是與。當有兀卜赤黑台的人古鄰把阿禿兒說。你爲甚諂佞。將自己的兄弟讒讚著說。

本紀曰。王罕聞之疑。遂移部衆於別所。

成吉思就那裏宿了。天明看時。王罕立處無人。成吉思說。他將我做燒飯般撇了。於是從額埡兒阿勒台的谷子渡著。

一統志曰阿爾泰山其南一枝蜿蜒不斷又東爲阿爾泰山之尾又東南復分二支如黑雲二道界瀚海中其南枝爲都特嶺布帶山又南爲布勒堪山空鄂洛阿濟罕山層峯不斷千餘里橫截沙漠爲阿爾班岳達察嶺此文所稱額垓兒當卽岳達察嶺也又東南至空可喀喇龍山而止所謂谷子者當在岳達察矣。

直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

乃蠻建庭之地往時成吉思伴當與札木合之弟搶馬羣處也。

也將乃蠻種人的計量大概料得過了不把來當數可克薛兀撒卜刺黑於王罕的後襲著將桑昆的妻子百姓擄了又將王罕在帖列格禿口子行的。

前文四卷主兒乞地面有朶羅安山其口子名迭列木華黎之祖居此名曰帖列格禿伯顏知帖列格禿乃口子之義故王罕可居之土兀刺河黑河亦以此名稱之也。

一半百姓頭口也擄將去了。

至是乃蠻之地幾乎西自科布多北境東至土刺河若非太祖之救王罕則今蒙古至新疆皆亦難察之所得矣。

初蔑兒乞惕脫黑脫阿的二子忽圖。

後文作忽都或作忽都合勒或作忽禿足見上文闊亦田之戰與不合魯黑欲以術致風

按計量猶言技倆也。

廷式按以秘史書法言之忽圖似非忽都合也。

且關亦田之職。太祖方與王罕合兵而忽都刺在札木合處。此文近溯云在王罕處。豈非一人也。

兩者卽此忽圖。但前文偶作忽都合耳。赤刺溫在王罕處。

後文十一卷稱忽禿赤老溫者。卽此赤刺溫之對音也。狗兒年成吉思征塔塔兒時。王罕乘執伐蔑兒乞。復駟脫黑脫阿於脫窟木。而擄此二子爲質。蓋欲羈縻之以爲用。使西并乃蠻。東吞太祖。是時王罕拓地北至白哈兒湖。西至科布多。廣袤數千里。與太祖結父子之誼。近交遠攻。太祖克收塔塔而鄰西夏。王罕西收蔑兒乞而鄰乃蠻。故兩國合兵。直可以至科布多而無阻隔。蓋王罕拓地之力也。至是王罕一敗坐失數千里。徒爲太祖供駟除耳。淵瀾叢鷗之喻。不其然歟。

因這機會也。連他百姓離了。欲與他父相合。順著薛涼格河去了。

順著薛涼格河。至脫窟木地面。而與其父脫黑脫阿相合也。前文三卷脫黑脫阿爲太祖所攻。順薛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真。此爲今俄羅斯白哈爾湖。後文九卷與乃蠻古出魯克相合於額兒的失不黑都兒麻地面。則本卷上文王罕趕脫黑脫阿入巴兒忽真脫窟木地面。爲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二子與其父相合。合於此矣。是時乃蠻地也。王罕妻子百姓。旣被乃蠻種可克薛兀撒卜刺黑搶了。差使臣與成吉思說。你可差四傑來救咱。

元史木華黎傳曰。木華黎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撥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此卽本書之孛斡兒出木合黎孛羅兀勒赤老溫矣。本紀云。汪罕還至土兀刺河。曲薛吾等察知之。乘其不備。襲擄其部衆。亦刺合奔告汪罕。汪罕命亦刺合與卜魯古縛共追之。且遣使來曰。乃蠻不道。掠我人民。太子有四良將。能假我以雪恥乎。帝遣四人帥師以往。師未至。亦刺合已追及曲薛吾。與戰大敗。

成吉思遂差孛斡兒出等四傑。整治軍馬去救。比及四傑到時。桑昆的馬腿中箭。幾乎被他拿住。閒四傑到來救了。

本紀曰。流矢中亦刺合馬。幾爲所獲。須臾四傑將至。擊乃蠻走。

妻子百姓也都救回來與了。那裏王罕說。在前他的好父親。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我。如今他兒子將我輸了的百姓。又差四傑救與了我。欲報他的恩。天地護助知也者。

王罕再說也。速該安答曾一次將我自己輸了的百姓救與了。

合刺溫山之役。見上文五卷。

今他兒子帖木真。又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他父子兩個爲誰這般辛苦來。我如今也老了。後來這百姓教誰管。我的弟每都無德行。止有一子桑昆。亦如無有。可教帖木真做桑昆的兄。使我有二子。豈得不安。遂於土兀刺

按寫書人於水名則着水旁。於

即土兀刺河。

的黑林行會著成吉思。結做父子。初王罕

山名則着山旁。此帆字着山旁。蓋土兀刺河邊之山矣。

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爲父。今次又結爲父子。共說道。多敵人處。勦捕時。一同勦捕野獸。行圍獵時。一同圍獵。若有人離間呵。休要聽信。親自對面說話了。方可信。這般議定。於是相親厚著過了。

成吉思欲與王罕親厚。上又親厚。故索桑昆的妹察兀兒別乞。與子拙赤。

元史紀曰。帝欲爲長子朮赤求昏。汪罕女抄兒伯姬。卻將豁眞名字的女兒。

豁眞者。太祖女後降駙馬不圖者也。元史類編曰。李秃赤乞列氏。太祖以皇妹帖木眞妻之。號昌國大長公主。皇妹薨。太祖女火臣別吉公主適李秃爲繼室。按火臣別吉。卽本紀之火阿眞伯姬。又卽祕史之豁眞也。李秃。卽前文四卷之不圖。蒙韃備錄曰。成吉思皇帝女七人。長公主曰阿眞。繫拽。今嫁豹突駙馬。按阿眞。卽豁眞。繫拽。卽別吉也。豹突。卽元史李脫。又卽祕史之不圖矣。

與桑昆子秃撒哈相換做親。

本紀曰。汪罕之子秃撒合。亦欲尙帝女火阿眞伯姬。俱不諧。自是頗有違言。

桑昆自尊大。著說。俺的女子到他家。呵。專一門後向北立地。他的女子到俺家。呵。正面向南坐。麼。道上覷著。不曾許親。以此成吉思心落後了。

那成吉思心落後的意思。被札木合覺了。於豬兒年春閒。同阿勒壇等商議起了。

阿勒壇犯軍令搶物。太祖奪之。見前文五卷。至是叛歸王罕。

到者者額兒温都兒山陰的別兒客額列地面。

者者額兒。七卷作者哲額兒。元史語解。温都兒高也。喀列兒。卽客額兒之聲轉。蒙古語曠野也。其地名曰別兒。

桑昆處讒說。帖木真與乃蠻塔陽使臣往來通話。

塔陽。本紀作太陽罕。乃蠻部長之名也。

他口裏雖說父子動靜卻恁莫還倚仗他麼。若不預先除了您行如何肯服。若除帖木真呵。我自橫衝入去。阿勒壇忽察兒說。

捏坤太子之子。蓋亦以塔塔兒之戰犯軍令爲太祖所削。阿額侖母的衆兒子每俺與你殺額不格真合兒塔阿惕說。

本紀曰。答力台火察兒按彈叛歸亦刺合說之曰。我等願佐君討宣懿太后諸子。按彈卽阿壇。火察兒卽忽察兒。則答力台似卽祕史之額不格真合兒塔阿惕。然不能對音。且本紀之答力台。卽祕史答里台。乃太祖之叔父。前文卷一卷四稱答里台幹赤斤。本卷稱曰答阿里台。後文十二卷稱曰答阿里台。且實從太祖處叛從王罕。但既不對音。又未達其

斯按哲額兒哲
字七卷作折。
又按客列兒三
字似是客額列。

稱謂之義爲別一人或卽一人無可證也。

他的手脚我與你拏。脫幹鄰勸說。

脫幹鄰勸太祖族人後文七卷以弟呼之。

不如去擄了他百姓。若擄了百姓。他待如何。合赤溫別乞說。桑昆。你想做甚麼呵。長的梢頭。深的水底。我與你同去。

猶云。不管是長是短。橫豎我同你去也。

桑昆聽了札木合衆人說。使撒亦罕脫迭額教對他父親說。王罕說。我的帖木真兒子行。你爲甚那般想。見今倚仗他了。若如今他行那般歹想呵。天必不愛護咱。札木合的言語狂誕不可信。王罕不從。桑昆又使人說去。如今有口有舌的人這般說。如何不可信。反覆說不從。桑昆自去與他父親說。你如今見存。他俺行不當數。若父親老了呵。將俺祖父辛苦著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王罕說。孩兒自的行。怎生棄捨得。見倚著他。想歹呵不宜。天必不愛護咱。桑昆見不從。煩惱著去了。王罕喚回來說。天莫不不愛護麼。兒子行。您怎生要棄捨。你但去做。所以勝得他的事。您自知者。

按察兀兒別乞
即上文抄兒伯
於是桑昆與衆人商議。帖木真曾索咱女子察兀兒別乞來。如今可約定日期。請他喫許昏筵席。

姬之對昔也。

本紀曰：汪罕父子謀欲害帝，乃遣使者來曰：向者所議媾事，今當相從，請來飲布渾察兒。注云：布渾察兒，華言許親酒也。

來時就這裏拏了，議定了，差人請成吉思去。成吉思同十人來，路閒於蒙力克老人家裏宿。蒙力克說他的女子行，咱索時他做大下覷著不肯與。如今怎生特地請喫許昏筵席，帖木真兒子省不得，不若只推春閒馬瘦且養馬不去麼道。

廷式案哈札爾即合撒兒，然本紀云爲朮赤，則非合撒兒也。

元史伯八兒傳曰：祖明里也赤哥嘗隸太祖帳下，初客刺汪罕與太祖爲鄰，誓相親好，旣而敗盟，其子星根欲襲太祖，因遣使通問，詐許以女妻太祖弟哈札爾。至期，太祖欲往，明里也赤哥疑其詐，諫止之。汪罕知謀泄，遂謀入寇，後爲太祖所滅。按此卽蒙力克諫止太祖事，星根卽桑昆也。

成吉思因他說，使不合台乞刺台兩個去喫筵席。

不合台當卽四卷模合里之弟不合。

自那裏便回了，桑昆見不合台等到，說道：被他每覺了，咱每早去圍著拏了他。

本紀曰：帝率十騎赴之，至中道，心有所疑，命一騎往謝，帝遂還。

那般商議定了，阿勒壇弟也客扯連來家說：如今共議定了，明日要拏帖木真去。若只今有人報與帖木真，不知怎生賞呵？是他妻阿刺黑亦惕說：你那泛濫言語莫說，家人聽得恐做

眞語說時有放馬的人巴歹

也客扯連亦以泄漏誅塔塔兒事投王罕。前文一卷也客扯連奴婢一名把歹。本紀曰：王汗謀既不成，議舉兵來侵，圍人乞力失聞其事，密與弟把帶告帝，把帶卽此巴歹也。木華黎傳作拔台。

送馬乳來聽得回去說與同伴乞失里黑。

前文一卷作乞失黎黑。本紀作乞力失。當是乞失力之誤倒。力與里音轉耳。乞失里黑說。

哈刺合孫列傳曰：曾祖啓昔禮始事王可汗脫斡鄰。王汗與太祖約爲兄弟，及太祖得衆，陰忌之，謀害太祖。啓昔禮潛以其謀來告。太祖乃與二十餘人一夕遁去，還攻滅王汗，并其衆，擢爲千戶，賜號達爾罕。啓昔禮卽乞失里。傳所敘卽此事也。邱處機西游記曰：上獵東山，馬踏罷獵。邱處機諫宜少出獵。上願謂吉息利答刺汗曰：神仙勸我以後都依也。吉息利卽乞失力之對音。答刺汗亦卽達爾罕之對音矣。

我再去察聽。到家時，正見也客扯連子納鄰客延磋商說恰纔咱說的話。這當取舌的家。人每的口止當的誰。又對乞失里黑說：白馬與栗色兩個馬拏來拴著。我要明日早上馬。乞失里黑聽得這話，遂去說與巴歹。恰纔體審你的言語是實了。今我兩個告與帖木眞去。就

將兩個馬拏來拴住。至自己房內殺了一個羔兒。將牀木煮熟。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疋。那夜到帖木真的帳房後。將也客扯連父子說的話都說了。又說不可疑惑。要拿你的事已真實了有。

爲後文十卷賞巴歹二人張本。

元朝祕史卷七

張氏影元槩本。自此以上爲卷五。自此以下爲卷六。故卷數不同。

成吉思聽了巴歹乞失里說。就那夜對附近可倚附的伴當每說知。將家內物件棄了。遂往

躲於卯溫都兒山陰去處。

卯山名。溫都兒高也。

行時。教者勒蔑做後哨。哨望著。至明日午後。於合刺合勒只惕額列惕地面歇息。

合刺合勒只惕。卽後文之合泐合河。祕史凡言主惕。或只惕。皆指海子。合泐合卽今之喀

爾喀河。源出蒙古特爾根山。流入貝爾池。其上有地名額列也。元史畏蒼兒傳曰。太祖與

克烈王罕對陣於哈刺真。卽此合刺合勒只矣。

中間有阿勒赤歹放馬的赤吉歹等來報。

阿勒赤歹。太祖弟合赤溫之子。世系表作按只吉歹。

自卯溫都兒山前。望見忽刺安不刺合惕地面塵起。

忽刺安不刺合。下文作忽刺安不兒合。

敵人來到也。成吉思上馬行了。此時王罕同札木合來。問札木合道。帖木真處。廝殺的有誰。

札木合說。兀魯兀惕。忙忽惕。

兀魯兀惕。今額魯特其後也。忙忽。即蒙古對音。二部皆出自孛端察兒曾孫納臣之後。那二種百姓能廝殺。雖當混戰時不亂。從小鎗刀裏慣。他的旄纛或花或黑。見時可隄防著。王罕說。那般呵。教咱只兒斤勇士合蒼黑吉衛他者。

只兒斤。金之部族在王罕部落者。即朱里真之對音。宋人稱女真者也。元史本紀作朱力斤。宇文懋昭大金國志曰。金國本名朱里真。蕃語舌音訛為女真。或曰慮真。避興宗名。又曰。

女直。肅慎氏遺種。勃海別族也。即此只兒斤矣。

隨後再教土綿。土別干姓的。

前文五卷有秃別干。無土綿二字。此作土別干。即秃別干也。

阿赤黑失命。斡蠻董合亦惕。

董合。本紀作董哀。

勇士豁里失列們太子。

本紀作火力失烈門。

領一千護衛的人以次應援。最後仍教咱大中軍衛者。王罕又說。我這軍馬。札木合弟你整治者。於是札木合分出去了。札木合對他伴當每說。我在前常不能敵帖木真來。如今王罕

宋劉忠恕裔夷謀夏錄曰。金國本名朱里真。避契丹興宗宗真名。又曰女直。唐貞觀中。蘇靺來中國。始開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居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共所以名董合部者。蓋住於董哥澤也。董哥澤即統格黎河也。詳本卷後文注。

教我整治他的軍馬。看來他又不及我。可以報與帖木真安答知道。於是札木合暗遣人將前言說與成吉思。似這等必不能勝你。你休怕。謹慎者。成吉思知道了這話。說道。主兒扯歹伯父。我欲教你做先鋒。你意思如何。比及主兒扯歹回話。忽亦勒答兒說。我做先鋒。久後將我孤兒抬舉。

主兒扯歹兀魯兀惕部人。出於納臣。故稱以伯父。忽亦勒答兒前文四卷作忽余勒答兒。忙忽部人也。

主兒扯歹說。皇帝面前。我的兀魯兀惕忙忽惕做先鋒。斃殺說罷。他兩姓的百姓於成吉思前。排陣立了。纔立罷。王罕的先鋒只兒斤衝將來。兀魯兀惕忙忽惕迎著衝將去。將他每敗了。追去時。被王罕的後援土綿土別干的阿赤黑失命衝將來。將咱忽亦勒答兒刺下馬。忙忽惕軍復翻回於忽亦勒答兒落馬處立了。

姚燧牧庵文集有平章忙兀公博羅驢碑云。公畏答而公之曾孫。始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易名屑廬。約爲按答。帝與王罕陳於曷刺真。彼衆我寡。敕兀魯一軍先發。其將朮徹帶玩鞭馬鬣。不應屑廬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鑿。願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軍。晡猶逐北。敕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殿。腦中流矢。帝親爲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帝曰。曩只里吉爲敵將。實禦屑廬。其以只里吉民百

戶屬屑慶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卽封北方萬家。元史畏答兒傳卽采此文。以祕史考之。其云畏答兒卽忽亦勒答兒也。屑慶卽薛禪兩字也。曷刺真卽忽刺安也。兀魯一軍卽兀魯兀惕也。朮徹帶卽主兒扯歹也。只里吉卽王罕之只兒斤也。子世世不絕。卽後文十卷受孤獨賞賜也。

主兒扯歹領著兀魯兀惕衝去。又將他敗了。追去閒幹蠻董合亦惕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失列門太子領一千護衛軍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於是王罕子桑昆不教他父知也。衝來主兒扯歹將桑昆的腮射中倒了。

本紀曰。帝遣折里麥爲前鋒。先與朱力斤部遇。次與董董哀部遇。又次與火力失烈門部遇。皆敗之。最後與汪罕親兵遇。又敗之。亦刺合見勢急。突來衝陣。射之中頰。卽斂兵而退。卽此事也。惟此役功在主兒扯歹。非者勒蔑紀誤。

衆客列亦惕種的軍見射倒桑昆。卻翻回於桑昆處立了。成吉思旣勝了王罕。見日已晚。收了軍。將傷了的忽亦勒答兒回來。那夜起著離了斃處宿下了。次日天明點視軍馬。少幹闊台。

元史本紀曰。太宗英文皇帝諱窩闊台。輟耕錄同。又曰。太祖皇帝六子。曰朮赤。曰察合台。太子曰太宗皇帝。曰睿宗皇帝。曰兀魯赤太子。曰果里干太子。卽缺列堅。蒙韃備錄曰。成

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國。攻打西京雲中。時陣亡。第二子卻爲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天婁。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十數人。乃庶生也。按窩闊台阿戴皆太宗名。後文或不作幹闊台。而作幹歌歹者。均之對音字耳。

李羅忽勒。

前文作李羅兀勒。卽元史博爾忽有傳。

李幹兒出。三人成吉思說。幹闊台與中倚仗的李羅忽勒。李幹兒出一同生死。必不肯相離。那夜成吉思恐敵來追襲。整治著軍馬準備。斡殺有來。及日明。看見自後有一人來。到時是李幹兒出。成吉思椎胸告天說罷。李幹兒出說。被敵人將我馬射倒。步行走時。見客列亦惕種翻回來於桑昆處立了。那機會裏。見他馱物的馬馱歪了。將他馱的割斷。騎著走出。依著蹤迹來了。

元文類廣平王碑曰。蔑里期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御勒已還。臥憩車中。聞博爾兀至。曰。此天贊我也。

再少頃。又有一人來。近看時。人下又有兩腳垂著。及到來時。幹闊台李羅忽勒疊騎著一個馬。李羅忽勒口上帶著血。因幹闊台頂上中箭。李羅忽勒將凝住的血啞去。成吉思見了。眼淚流著。心裏艱難了。使用火將幹闊台箭瘡烙了。就與些止渴的物教喫。李羅忽勒說敵人

的塵土高起著。看著往卯溫都兒山前忽刺安不兒合惕地面去了。

忽刺安不兒合。上文作不刺合。同一地。譯文偶殊耳。

於是成吉思整治軍馬。逆著活泐灰溼魯格泐只惕名子的水。入答蘭捏木兒吉思地面去了。

故塔塔兒地也。初時塔塔兒部落全居於答蘭捏木兒吉思。其東南有哈爾渾河。西北流。名曰合勒合河。今之喀爾喀河也。西南匯爲巨澤。今名曰布伊爾湖。所謂溼魯格泐只者。其地傍此湖矣。前文六卷太祖盡誅塔塔兒人。蓋移居於此。又札木合往時居於豁兒豁。納自太祖破札木合後。札木合遂依王罕。所謂泰赤烏塔塔兒兩部。非降則殺。蓋已成爲奇渥溫之地矣。

那裏隨後有合答安答勒都兒罕離了他妻子來成吉思處說。從王罕處來。王罕的子桑昆中箭

時。王罕說不可惹鬪的人惹鬪他。可惜將兒子腮上教釘釘了。就我兒子性命有時。可再教

衝咱。阿赤黑失命說。皇帝皇帝休。休者息怒之辭也。以慰王罕。未生兒子時。禱祈著要子嗣。將這既生了的

兒子桑昆抬舉。咱達達多半百姓。據此文則客列部亦隸韃靼。在咱這裏。同帖木真反出的百姓待那裏去。

每人止騎著一匹馬。夜裏必在樹木下宿。他若不來呵。咱去如拾馬糞般取將來。

王罕是時其勢尙盛非太祖所能敵觀此言可以知強弱

王罕應許了說將這兒子休搖動好生抬舉者自那裏回了

成吉思自答闐捏木兒格思地面地在兀勒灰河上游順著合泐合河動時點視軍馬有二千六百

下文合泐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則合泐合河乃今喀爾喀河流入貝爾池者也蓋答闐

捏木兒格思其地卽在河上

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河西邊起了兀魯兀惕忙忽惕領一千三百河東邊起了

謂主兒扯歹及忽亦勒答兒二人共領其半

就打圍著做行糧打圍時忽亦勒答兒金瘡未曾痊可成吉思止當不從因趕野獸走馬金瘡重發死了將他骨殖就於合兒合水的幹嶺訥帆山的半崖上葬了

今地圖喀爾喀河南岸有呼恰烏爾山似卽此所云幹嶺訥帆山也

合泐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

按今地圖喀爾喀河源出特爾根山下流入貝爾池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瀦爲枯倫湖並烏里順河自東南布伊爾湖合喀爾喀河諸水北流來會正當湖面之正東布伊爾卽捕魚兒之對音喀爾喀卽合泐合之對音也

有帖兒格等翁吉刺

帖兒格等翁吉刺。當今車臣汗左翼前旗及中右旗。是其故址也。

成吉思使主兒扯歹領兀魯兀惕忙忽惕去。教說與翁吉刺百姓。每想著在前姻親呵。投降來者。

本紀宏吉刺部本與哈答斤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同誓。以襲帝與王汗。至是帝先脅降之也。姻親謂訶額侖及李兒帖皆宏吉刺氏也。

若不肯投降呵。便廝殺者。說將去時。翁吉刺都投降了。成吉思因他投降了。諸般不會動著他的。

成吉思既取了翁吉刺。就起去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成吉思差阿兒孩合撒兒。

本紀曰。汪罕既敗而歸。帝亦將兵還至董哥澤。駐軍。以此文校之。知董哥卽統格對音。黎者語助辭。澤卽小河矣。紀又曰。遣阿里海致責於王罕。按阿兒孩合撒兒六字爲名。札刺亦兒族也。與太祖弟是兩人。

雪格該者溫。

卽前文四卷速客該者溫。亦可稱速客該。

二人往王罕處去說。俺在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

統格黎河。卽通克拉河。下流入鄂爾坤河。

草也好馬也肥。父親我有甚事。噴怪教我怕了。若怪俺呵。何不安然怪責。如何這般怪責。將俺家業破壞了。莫不是有人離開。謂衆當初咱在勺兒合勒。崑山的忽刺阿訥。峽的山行。

按前文六卷王罕與太祖再結父子。即在土兀刺河黑林。然此乃黑林山也。訥兀者山也。上文幹峽訥峽山。亦以山稱訥峽。此亦其例也。忽刺即虎忽刺。乃土兀刺之對音。輟耕錄云。和林山二水出焉。其一即虎忽刺。又可悟勺兒合勒。崑即和林山也。仍是前卷土兀河

黑林矣。

不會共說來。若有人離開呵。不要信。對面說話了時方可信。

語見六卷

如今父親咱每曾對面說

話來麼。我雖少呵。也似多的般來。雖歹呵。也似好的般來。且我與你如車的兩轅。一轅折了呵。牛拽不得。如車的兩輪。一輪壞了呵。車行不得。

元史木華黎傳曰。太祖命木華黎博爾朮爲左右萬戶。從容謂曰。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猶車之有轅。身之有臂也。足見輔車相依之語。蒙古人亦有此義。

我豈不比一條轅一個輪麼。道在前你的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黑皇帝。有四十箇子。內只你最長。所以立做皇帝。後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木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額兒客合刺要殺。他遂走入乃蠻去了。是時乃蠻主爲塔陽父亦難察爲你殺弟的上頭。你叔父古兒罕來征你。

按古兒罕卽本紀菊兒罕。解見卷五。王罕旣非遼後。安得以西遼爲叔父。當是大石轉戰時。嘗與忽兒察忽思不亦魯罕爲兄弟。故王罕以叔父稱之耳。

你止有一百人逃入合刺溫山的狹處去了。你那時將女子忽札兀兒兀眞。兀眞。蒙古語娘子也。

獻與蔑兒乞的脫黑脫阿。從那裏來我父跟前求救。

按脫黑脫阿之弟婦爲也速該所奪。則蔑兒乞與也速該讎也。此舉獻女。當是假道。非說情。

我父領著軍。將你叔父趕入合申地面。

合申。解見卷五。

將你百姓還了。於土活刺河邊黑林內。

元史地理志。王罕始居謙州。然則後遷土兀刺黑林。蓋得烈祖之力。前文云被蔑兒乞擄去春碓。蓋未遷黑林以前事。

與我父做安善。你曾知感著說。這恩於你子孫跟前必回報天。地知也者。

本紀述阿里海之辭曰。君爲叔父菊兒所逐。困迫來歸。我父卽攻菊兒。敗之於河西。其土地人民盡收與君。此大有功於君一也。

朱王博唐會要。隨後你弟額兒客合刺於乃蠻處借得軍馬。又來征你。是時之乃蠻。今科布多地。你走入乞塔種古兒罕的

曰契丹屠潢水
之南黃龍之北
鮮卑之故地君
長姓大賀氏分
爲八部好與奚
鬪死無服紀餘
風俗與突厥同
耶律楚材集卷
十二懷古詩云
後遼稱大石西
城統龜茲自注
大石林牙遼之
宗臣擊衆而亡
不滿二十年克
西域數十國幅
員數萬里傳數
主凡百餘年顯
尙文教廟號德
宗

廷式案此古兒
罕當是直魯古

契丹國志曰大實林牙林牙者官
名猶中國翰林學士大實則小名
也大實既降女真及歸帳攜五子宵遁深入沙子立天祚子梁王爲帝而相之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
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
馬數十萬牧於嶺外女真以
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實所得

不及一年又反出經過委兀河西地面

委兀卽畏吾兒河西卽上文合申解見前

窮乏了擠著五個羊刺著駝血喫騎著個瞎沙馬來因你與我父契交的上頭我差人迎接
你來我營內

前文五卷使勇士速客該迎至忽巴合牙過冬

又科斂著養濟你

太祖紀又曰君爲乃蠻所攻西奔日沒處君弟札阿紺孛在金境我亟遣人召還比至又
爲蔑里乞部人所逼我請我兄薛徹別及我弟大丑往殺之此大有功於君二也案史

文與祕史情事稍異

你後將蔑兒乞百姓擄了頭口家業盡都與了你

鼎大石矣。此條
宜注入前卷致
西遼事下。

是時太祖征塔塔兒。王罕卽攻蔑兒乞。事在前文六卷。本紀曰。君困迫來歸時。我過哈丁里。歷掠諸部羊馬貨財。盡以奉君。不半月閒。令君饑者飽。瘠者肥。此大有功於君三也。君不告我往掠蔑里乞。大獲而還。未嘗以毫髮分我。我不以爲意。我征朶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宏吉刺五部。如海東鷺鳥之於鵝雁。見無不獲。獲則必致於君。此大有功於君五也。

後又同追不亦魯黑。

古出古敦不亦魯黑。故乃蠻部長。

於拜答刺黑。別勒赤列地面。

前文六卷作巴亦答刺黑。別勒赤兒。

與可克薛兀撒卜刺黑對陣。你夜裏營內又虛燒著火退走了。那可克薛兀撒卜刺黑卻襲著你。將桑昆妻子百姓都擄了。又將你帖列格禿有的百姓擄了一半。你又求救於我。我使四傑將你桑昆的妻子百姓頭正都救與了你。又曾知感來。

本紀曰。及君爲乃蠻所傾覆。我遣四將奪還爾民人。重立爾國家。此大有功於君四也。如今有甚麼緣故怪責使人說將來。

王罕聽了這言語。嘆息著說。帖木真的兒子行有不可離的道理。我已離了。於是心內艱難。

將刀刺破小指流血，就盛在小樺皮桶心說：我若見帖木真兒子害他呵，似這血般教刺著，遂將那血與去的使臣將來了。

成吉思教對札木合說：皇帝父親行將我嫉惡著教分離了。在前時每日誰早起呵，將父親的馬乳用青鐘飲有來，爲我常早起的上頭嫉妒了。如今將皇帝父親的青鐘滿飲呵，待費的多少，又對阿勒壇忽察兒二人說。

二人犯軍令爲太祖所罰，因叛投王罕。

您兩個不知如何要棄我，忽察兒你是捏坤太子的子。捏坤太子，即烈祖同母兄。當初咱每裏教你做皇帝，

你不曾肯。阿勒壇，你父忽秃刺皇帝。前文作忽圖刺合罕。曾管達達百姓，因此教你做皇帝，你又不肯。在

上輩有巴兒壇的子撒察台出。

案撒察即撒察別乞。前文一卷作薛扯別乞，與台出均合不勒合罕之長房孫。其父即忽秃黑秃主兒乞，乃巴兒壇之姪，非巴兒壇之子也。二人則巴兒壇之姪孫。此言巴兒壇子蓋是駁文。

他兩個也不肯做，你衆人教我做皇帝，我不得已做了。

阿勒壇等推戴事見四卷。

您如今卻離了我，在王罕處您好生作伴著。休要有始無終，教人議論。你每全倚仗著帖木

真無帖木真呵。便不中用了。你那三河源頭守得好著。

三河。謂土拉河鄂爾昆河色楞格河也。此指黑林王罕所居。本紀敘述此語云。三河祖宗肇基之地。毋爲他人所有。語意不同。若以太祖所居言之。則斡難河客魯漣河兀刺河三河也。

休教別人作營盤。

王罕之黑林。他日太祖得之。是爲和林。

成吉思再教對脫斡鄰弟說。

即六卷前文欲擄帖木真百姓者也。

我喚你做弟的緣故。在前屯必乃

即屯必乃薛禪

察刺孩

領忽。

海都次子也。於屯必乃爲叔父。

二人原擄將來的奴婢名斡黑答。他的子名速別該。速別該子名闊闊出。乞兒撒安。闊闊出乞兒撒安子名也。該晃脫合兒也。該晃脫合兒子是你。你如今將誰的百姓要諂佞著與王罕。

脫斡鄰勸欲擄太祖百姓以助桑昆也。

我的百姓。阿勒壇忽察兒必不教別人管。你是我祖宗以來的奴婢。我喚你做弟的緣故如此。

成吉思再對桑昆說。我與你父是有衣服生的兒子。

作云 乾兒

你是赤裸生的兒子。父親會將咱

每一般抬舉。你生心恐怕我攙在你先。將我疾惡趕了。如今休教父親心裏受艱辛。早晚出入消解愁悶著。若你舊嫉妒的心不除。莫不是你於父親見存時要做皇帝麼道。故教心裏受苦。若要差人到我行來時。差兩個人來。成吉思將這話分付了阿兒孩合撒兒速格該者。

溫

即雪格該也。稱者溫者蓋勇士之意。

他兩個對桑昆說了。桑昆說。他幾曾說。是皇帝父親來。只說好殺人的老子。我行也幾曾說是安答來。只說脫黑脫阿師翁。

脫黑脫阿幾滅太祖之族。故桑昆知太祖惡之。只以桑昆爲脫脫之師父也。

續著羊回羊尾子行。

洪皓松漠紀聞曰。羊生達靺者。大如驢。尾巨而厚。類扇。自脊至尾或重五斤。明蕭大亨夷俗記曰。取羊乳。俟羔能齧草。駢至他所。將牝羊每兩隻。其頭相對束縛之。使不動。人從羊尾後取之。取畢始解其束縛。令母子相聚也。以此語求之祕史此文。則束縛兩羊之頭。似卽續著羊之謂也。從羊尾後取乳。似卽回羊尾子之謂也。以喻太祖日以謀殺王罕爲事。猶人奪羊乳也。明張燧千百年眼曰。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

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淵有詠羯詩。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有這言語的計量。我省得了。是斷殺爲頭的言語。你必勒格別乞脫朶延兩個。將旄纛立起。驢馬每放得肥著。無有疑惑。那裏阿兒孩合撒兒自王罕處回來了。速格該者温因他妻子在脫斡鄰處。不曾回來。阿兒孩合撒兒將這話對成吉思說了。

成吉思隨卽起去。至巴勒渚納海子行住了。

此卽四卷所云答闐巴勒主惕地也。本紀曰。帝旣遣使於汪罕。遂進兵。虜宏吉刺別部。溺兒斤以行。至班朱尼河。河水方渾。帝飲之以誓衆。時汪罕形勢盛強。帝微弱。勝敗未可知。衆頗危懼。凡與飲河水者。謂之飲渾水。言其會同艱難也。史文班朱尼。卽祕史巴渚納三字對音。但祕史敘太祖與汪罕之戰。以卯温都兒山爲最惡。巴渚納戰未被其創。惟前文四卷與札木合戰於此地。被其推動。退於哲列捏。實爲大敗。且太祖詰責汪罕之言。已云在統格黎河下營。夫統格黎者。由鄂勒昆河入色楞格河而達北海之水。明是勝王罕之後。自東而西之證。豈有退至東邊巴勒渚納爲戰場之理。得無元史誤以哲列捏之役。移之汪罕乎。且始終未與汪罕爲巴渚納之戰。祕史前後文可考也。至班朱尼河之役。見於列傳不一而足。是宜尋覽前後。列而論之。札八兒火者傳曰。太祖與克烈王汗有隙。一夕王

汧潛兵來。倉卒不爲備。衆軍大潰。太祖從行僅十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珠爾河。餼糧俱盡。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爾射之。殪。汲河水煮而啖之。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此水。將士莫不感泣。又速不台傳曰。太祖初建輿都於班朱納海。卽龍居河也。又土土哈傳曰。世祖召見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朱河以記功云云。足見太祖與王罕爲巴渚納之戰。乃王業所基。祕史不爲發揮。頗嫌漏略。據速不台傳。則班朱納海。卽龍居河。龍居河卽臚胸河對音。臚胸河卽克魯倫異號。此爲呼倫海子。不必致疑。且可以蒙古源流證之。源流曰。歲次戊午年三十七歲。遣使于克哩葉特之翁汗。言前取布爾德大哈屯時。事之如父。曾以貂裘爲獻。今朕願如父子相親。翁汗不信。率克哩葉特之衆與兵前來。迎戰于鄂諾河下游呼倫貝爾地方。遂降翁汗。據克哩葉特之衆。其云克哩葉特。卽祕史客列亦惕。布爾德大哈屯。卽李兒帖兀真翁汗。卽元史汪罕對音。鄂諾河下游呼倫貝爾。卽幹難河下游呼倫湖。流入布伊爾湖。亦卽元史紀傳之班朱尼河。班珠爾河。班朱納海。及班朱河。又卽祕史之巴渚納海子。但元史言敗。祕史言住不言戰。惟源流言戰勝。微有齟齬。然其爲呼倫湖無疑也。

那裏正遇著豁魯刺思種的搠幹思察罕等。不曾廝殺。便投降了。

前文四卷有豁羅刺的人薛赤兀兒來投太祖。五卷有豁羅刺思種人豁里歹以合塔斤

十一部落立札木合事來告太祖。與此豁魯刺思皆一族也。

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自汪古惕種的阿刺忽失的吉惕忽里處來。

忽里其官也。名阿刺忽失的吉。乃汪古部種族也。太祖本紀曰。白達達部主阿刺忽思。與此阿刺忽失對音。則此汪古氏乃白達達種也。汪古種蓋金國之地。元文類載馬祖常撰馬公月合乃神道碑云。世屬雍古部族。居靜州之天山。天山古居延海也。則汪古卽雍古對音。其地在居延海。此回回教人名阿三從居延海來也。所以敍其事者。他日太祖征乃蠻。乃蠻塔陽罕欲得阿刺忽失夾攻。而阿刺忽失不從塔陽而從太祖。蓋得阿三之力居多。爲後八卷拒塔陽張本也。

有羯羊一千。白駝一個。順著額爾古涅河。易換貂鼠。青鼠。

順額爾古涅河。則下游爲今黑龍江地也。契丹國志曰。女真世居混同江之東山。乃鴨綠水之源。地饒山林。土產人參。蜜蠟。北珠。獸多青鼠。貂鼠。

來至巴泐。潛納海子飲羊時。遇著成吉思。

明何喬遠名山藏曰。洪武二十年。撒馬兒罕國王帖木兒。貢駝馬。海東青。藍將軍深入遼殘胡。撒馬兒罕有行賈捕魚兒海者。盡俘以歸。上察其真。遣還之。據此。則回回地面貿易於今之關東者。代有其人。此阿三者亦其類也。

成吉思在巴泐渚納海子住時。有弟合撒兒將他妻子并三子也。古也松格禿忽撒在王罕處。

太宗紀八年分賜諸王野苦益都濟南二府王口內撥賜。憲宗紀二年命諸王野古征高麗。當卽其人。世祖紀命大將也古追大理高祥。又耶律留哥列傳。睿宗以其子石刺佐諸王也。苦控制高麗。又王珣傳。珣子榮祖從諸王也。忽略地三韓。皆此人也。合撒兒妻子陷於王罕。當由卯溫都兒之戰。斡闊台雖歸。而合撒兒則被擄也。

馨身領幾個伴當走出來尋成吉思。至合刺溫山。

肯忒山之支脈也。

緣嶺尋不見。乏了糧食。喫生牛皮筋。行至巴泐渚納海子。尋見兄成吉思。成吉思喜歡了。喜得王罕虛實也。本紀曰。哈撒兒別居哈刺渾山。妻子爲汪罕所虜。挾幼子脫虎走糧絕。探鳥卵爲食。來會於班朱尼河上。卽其事也。

商量著。差沼列歹種的人合里兀答兒。

沼列歹。卽前文一卷之沼兀列亦惕氏。源出孛端察兒之妻子沼亦列歹。本紀有族人照烈部。與沼列爲對音也。

兀良合歹種的人察兀兒罕。

者勒蔑之弟也。

二人做合撒兒的使臣去對王罕說。

用反閉之策也。

我兄弟形影望不著。踏著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不聽得。夜間看星枕土著睡。我的妻子見在父親皇帝處有。若差一個可倚仗的人來呵。我往父親行去。

本紀曰。帝移軍幹難河源。謀攻汪罕。復遣二使僞爲哈撒兒之言曰。我兄太子今旣不知所在。我之妻孥在王所。縱我欲往。將安所之耶。王倘棄我前愆。念我舊好。卽束手來歸矣。成吉思又對使臣說。您去俺便起身。您回去時。只於客魯漣河的阿兒合勒苟吉地面行來。約會著。卽卽教主兒扯歹。阿兒孩。

卽阿兒孩合撒兒。以與太祖弟易混。故刪三字。

兩個做頭哨。去客魯漣河的阿兒合勒苟吉地面下了。合里兀答兒。察忽兒罕。

卽察兀兒罕。

二人

到王罕處。將說去的言說了。王罕正立起金撒帳做筵會。聽得合里兀答兒說罷。王罕說。果那般呵。教合撒兒來。就差中倚仗的人亦秃兒堅。同合里兀答兒等去。

本紀曰。汪罕信之。因遣人隨二使來。以皮囊盛血與之盟。

將及到原約會處。亦秃兒堅望見下營的形影甚多。便回走了。合里兀答兒快馬趕上。不敢擊。前面橫當著。察忽兒罕馬鈍。自後箭射到處。將亦秃兒堅騎的馬臀尖射坐了。那裏將亦秃兒堅擊住。將至太祖處。送與合撒兒教殺了。

合里兀答兒等對太祖說。王罕不隄防。見今起著金撒帳做筵會。俺好日夜兼行去掩襲他。

太祖說是遂教主兒扯歹阿兒孩兩個做頭哨日夜兼行到者折額兒溫都兒山的折兒合不赤孩地面的口子行。

前文六卷作者額兒溫都兒山。

將王罕圍了。廝殺了三晝夜。至第三日不能抵當。方纔投降。

本紀曰。及至。卽以二使爲向導。令軍士銜枚夜趨折折運都山。出其不意襲汪罕。敗之。盡降克烈部衆。

不知王罕父子從何處已走出去了。

本紀曰。汪罕與亦剌合挺身遁去。汪罕嘆曰。我爲吾兒所誤。

這廝殺中有合答黑把阿禿兒名字的人。

合答黑卽前文之合答黑吉也。出於只兒斤氏。其稱把阿禿兒。猶前文勇士也。

說我於正主不忍教您擧去殺了。所以戰了三日。欲教他走得遠著。如今教我死呵。便死。恩賜教活呵。出氣力者。太祖說不肯棄他主人。教逃命走得遠著。獨與我廝殺。豈不是丈夫。可以做伴來。遂不殺。教他領一百人與忽亦勒答兒的妻子。永遠做奴婢使喚。

使供忽亦勒答兒家使喚。所謂受賞賜者也。以合答黑賞與之者。以其忠誠衛上。使忽亦勒答兒家得其死力故也。

因當初忽亦勒答兒先說要斫殺的上頭。教他子孫常請受孤寡的賞賜。

元史畏答兒本傳曰。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陣。畏答兒腦中流矢。創甚。帝親傅以善藥。留處帳中。卒。及王罕滅。帝以其將只里吉實抗畏答兒。乃分只里吉實民百戶隸其子。且使世世歲賜不絕。仍令收完忙兀人民之散亡者。太宗思其功。復以北方萬吉封其子忙哥。爲郡王。歲丙申。忽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授忙哥泰安州民萬戶。帝曰。畏答兒戰功多。其增封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侯。

元朝祕史卷八

那遍將客列亦惕百姓屈下各各分了。因孫勒都歹種的人塔孩把阿禿兒

卽前文四卷之塔乞也。又四卷亦作塔孩。又作答孩。

太祖處有恩的上頭。

前文四卷答孩同速客該往王罕處告卽位有功。

與了一百只兒斤百姓。

本王罕勇士合答黑吉所管也。後文九卷以此百姓與豁兒赤作萬戶。稱阿答兒乞等百
姓卽此。

只兒斤卽朱里
眞之對音。注見
前文卷七。

再王罕弟札合敢不有二女。長女名亦巴合。太祖自娶了。

後文十卷以阿失黑等二百人爲從嫁。其後以亦巴合賜主兒扯歹。按元史后妃表。凡位
號三十九人。無亦巴合。則亦巴合未正位號時。卽已賜與主兒扯歹。故后妃表據歲賜錄
收載。而無此人。

次女名莎兒合黑塔泥。與了拖雷。

元史睿宗列傳曰。睿宗景襄皇帝諱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母弟也。元史語解及源流均作圖類。又元史卓沁台列傳曰。乃蠻滅兒乞台合兵來侵。諸部有陰附之者。不虞太祖領兵卒至。諸部潰去。乘勝敗之。卓沁台俘其主札哈堅普。及二女以歸。諸部悉平。與札哈堅普盟而歸之。史稱札哈堅普卽札合敢不之對音。然與本紀又雜出。紀云克烈部。札阿紺孛來歸。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札阿紺孛卽札合敢不。此二女据卓沁台傳。則是俘得。据秘史則是來降。當是王罕敗後。勢窮獻女求盟耳。爲那般。將札合敢不的百姓。不會教虜了。

太祖再於巴歹乞失里黑二人行。將王罕的金撒帳。並鋪陳金器皿。及管器皿的人。盡數與了。

又將客列亦惕汪豁眞姓的人。

汪豁眞姓卽汪古惕也。前文七卷及本卷後文。均有汪古惕種語。就與他兩個做宿衛的。教帶弓箭。飲酒時又許他喝盞。

按輟耕錄曰。天子凡宴饗。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一人執拍板立於左階。執板者抑揚其聲。贊曰。幹脫。執觴者如其聲和之曰。打彌。則執板者節一板從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於是衆樂皆作。然後進酒詣上前。上飲畢授觴。衆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之官。

按即洪瞻松漢紀聞所云渾脫酒也。

謂之喝盡。蓋沿襲金源舊禮。至今不廢。諸王大臣。非有賜命。不敢用馬。幹脫打弼。彼中方言。未暇考求其意。

直至于孫行。教自在快活。斲殺時。搶得財物。打獵時。得的野獸。都不許人分。盡他要者。二人本也。客扯連之奴婢。故與豁除屬籍也。

太祖又說。一則是他二人救了我性命。一則是長生天護助的上頭。將客列亦惕種人屈下了。得至大位子裏坐。久後我的子孫。將這有恩的道理。常常知道者。於是將客列亦惕諸姓。每都分與衆伴當。

元史兵志有喀喇衛。喀喇即客列對音。蓋因客列亦部降人編入兵籍也。那冬就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地面住了。

下文有從阿卜只合闊帖兒格起去。至客帖該合答地行。則知此爲王罕黑林左近之地。暫時於此過冬者也。上文四卷有迭列禿口子。六卷亦云帖列格禿口子。則此文迭格兒。與下文帖兒格。皆山之口子也。山名阿不只阿闊。其山口坦平。可屯紮處矣。王罕桑昆父子二人。罄身走至的的克撒合勒地面。涅坤水處。

案元史太宗紀九年春。獵於揭揭察合之澤。憲宗紀三年帝獵於怯蹇义罕之地。元史語解於此兩文。均改爲齊齊克察罕。是兩地實一名。又皆與此的的克撒合對音。此地既有

涅坤水則當在王罕所居黑林之西。傍鄂勒昆河之水處也。太祖往日從斡難河到王罕黑林。止言土兀刺河。不言鄂勒昆河。此必一度土拉河。即到不煩更度鄂勒昆河故耳。此次太祖襲破王罕。自東而來。王罕父子敗走。必望西而遁。當度鄂勒昆河。此河之東有地名。的克撒合勒也。考元太宗建宮殿於和林以後。兩朝皆常獵於齊齊克察罕。知此地在和林之西也。涅坤水卽鄂勒昆河對音。水道提綱曰。鄂勒昆河原有二。一出杭愛山尾南麓。偏西十四度五分。極高四十七度。東南流曰姑洛河。曲曲二百里。南源自西來會。南源出鄂爾吉圖都蘭喀喇山。亦作威者伊圖都蘭喀喇山。卽大黑山。在杭愛山之南八十餘里。源又有一。自北麓東南流曰阿木勒稽烏林塔河。西十四度六分。極四十六度八分。亦作烏里雅思他河。此地元時屬和林。疑烏林烏里。皆和林音之轉也。一自東麓東流百里而合。又東百餘里。與姑洛河會。始曰鄂勒昆河。

王罕行得渴了。將入去飲水。被乃蠻哨望的人豁里速別赤攔住。自說我是王罕。哨望的人不信。將他殺了。

本紀曰。王罕出走。路逢乃蠻部將。爲其所殺。案王罕與乃蠻戰敗後。蓋自色楞格河以西。皆爲乃蠻所奪。其始與太祖攻乃蠻時。直至今科布多爲界。皆王罕地。故數千里無梗阻。此時在鄂勒昆河。便爲乃蠻哨望人所殺。職是故也。

桑昆此時在外。不會入去。以此就往川勒地面去了。

唐書曰。貞觀十四年。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初。麴文泰聞唐兵起。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及唐兵臨磧口。憂懼發病卒。子智盛出降。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左屯衛將軍姜行本勒石紀功。按此碑在今哈密北之南山口內松樹塘上。則沙磧二千里者。此卽祕史之川勒矣。後文十五卷云。川勒地面無水。止有野獸。此桑昆所以致渴也。以本紀考之。則川勒當是西夏地。至川勒。桑昆與伴當闊出。并其妻一同尋水喫。

卽四養子之一也。舊在札木合營所得。其後當是隨札木合去。又投王罕部下。故爲桑昆伴當也。四養子惟孛羅兀勒成四傑。次則失吉忽秃忽爲斷事官。平金國。古出亦委付與太祖弟幹亦斤。惟闊闊出不終。爲太祖所戮。

因見野馬被蠅蟲咬著。

劉郁西使記曰。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陳誠使西域記曰。塞藍夏閒草上生黑蜘蛛甚小。噬人徧體皆痛。六畜被傷者多死。

桑昆下馬。將馬教闊闊出擊了。潛往欲射中間。被闊闊出牽馬走了。

本紀曰。亦剌合走西夏。日剌掠以自資。既而亦爲所攻。走至龜茲國。國主以兵討殺之。按

龜茲國今庫車也。

其妻說在前。好衣服好茶飯。曾與你喫穿。如今正主上。如何那般棄了。就立住不行。闊闊出說。你不行。莫不要嫁桑昆。其妻說。人雖說婦人是狗面皮。

越語曰。雖覩然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婦人從人。不尙節義。故有此謗。

你可將這金孟子與他。教尋水喫。闊闊出遂將金孟子撇下了。與妻同來太祖處。將棄了桑昆的緣故都說了。

元史閔本傳曰。拜住始祖哈里巴。封河東公。事王罕。太祖取王罕。收諸部落。引數十騎馳西北方。太祖使人追問之。曰。昔與皇帝同事王罕。王罕今已滅。欲爲之報仇。則逆天不祥。欲改事帝。則有所不忍。故避之遠地。以沒吾生耳。元史類編不忽朮傳曰。祖海藍伯嘗事克烈部可汗。克烈滅。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與帝同事可汗。今旣亡。欲爲報仇。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則心有所不忍。遂去。莫知所之。海藍伯卽哈里巴對音也。桑昆有哈里巴。而不用。乃與闊闊出爲伍。安得而不亡哉。

太祖說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遂將他妻賞賜。將闊闊出殺了。

按此文賞賜者乃闊闊出之妻

元史朮赤台傳曰。朮赤台子怯台。怯台子端真拔都兒。太宗時與亦刺哈台戰勝。帝卽以亦刺哈妻賜之。按太宗當作太祖。若太宗則未及與亦刺哈戰。亦刺哈卽祕史桑昆也。蓋

非亦刺哈之妻
此處似宜再加
一二語否。

賞闊闔出之妻。與以桑昆妻配主兒扯歹之孫同時矣。王罕既亡。太祖之國。自是與乃蠻鄰。

乃蠻皇帝塔陽的母古兒別速說。

元史地理志曰。吉利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阿速之男結婚。取此義以名其地。南去大都萬有餘里。相傳乃蠻部始居此。長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五須。皆巨浸也。會於謙而注於昂可刺。北入於海。俗與諸國異。其語言與畏吾兒同。廬帳而居。隨水草畜牧。頗知田作。遇雪則跨木馬逐獵。土產名馬。白黑海東青。按史文。敍乃蠻未南遷之地。在今俄羅斯色楞格河之西岸。昂可刺河之上游。此爲乃蠻始居。若是時。乃蠻建庭在今阿爾泰山。乘王罕敗後。擴境至於杭愛。今土謝圖汗三音諾顏部。皆往日王罕之地。而是時。已爲乃蠻得之。所以前卷與乃蠻戰。以科布多爲戰場。此時與乃蠻戰。反在東數千里。而以杭愛爲戰場也。魏默深不明其故。妄疑元代和林。乃乃蠻王庭。蓋讀祕史不熟。不知其所緣起耳。塔陽元史作太陽罕。源流作達延汗。乃蠻王亦難察之子也。亦難察死。其子塔陽嗣爲汗。

王罕是在前的老皇帝。

据此言知王罕盛時。乃蠻嘗爲役屬。

取他頭來看。認得果然是呵。祭祀他。遂差人往豁里速別赤處。割將頭來。認得是王罕。於是動著樂器祭祀他。祭時。王罕頭笑了。塔陽見笑。以爲不祥。就踏踐碎了。有可克薛兀撒卜刺名字的人說。

前擄王罕桑昆妻子百姓者也。

死人的頭。您割將來。卻踏碎了。如今狗吠的聲。又不好了。在前您亦難察必勒格。皇帝曾說。前文有察阿孩領忽之子想昆必勒格。又桑昆分付必勒格。別乞將旄纛立起。則必勒格者。貝勒對音也。

我老了。這婦人年少。

亦難察既稱其妻年少。則古兒別速。或塔陽之後母。

兒子塔陽又柔弱。是我禱神生來的。久後恐將我多百姓守不得。這般說有來。況而今狗吠有將敗的聲音。

外蕃喜畜獵犬。每有獵獲。犬必先知。蓋得氣之先者。然則鳴聲或嗥殺哀促。惟彼地能驗之。

夫人古兒別速行的法度嚴峻。我塔陽皇帝又柔弱。除飛放打獵之外。別無技能心性。說了。元史兵志曰。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冬春之交。親幸近郊。縱鷹隼搏

擊以爲遊豫。謂之飛放。故鷹房捕獵。皆有司存。

再後塔陽說。這東邊有些達達。將在前老王罕。

據此語及後文。莫不是達達氣運來了。則專以蒙古爲韃靼。乃蠻蓋非韃靼類。王罕已死。桑昆逃西夏。亦必僭號。故稱曰老王罕。

教筒箭說得走出來死了。看來他敢要做皇帝麼。道天上只有一個日月。地上如何有兩個主人。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漠北亦有此語。

如今咱去將那達達取了。其母古兒別速說。那達達百姓歹氣息。衣服黑暗。取將來要做甚麼。教遠有者。若有生得好婦女。將來教洗浴了。擠牛羊乳。呵中有塔陽說。那般呵。有甚難。咱去將他每弓箭奪來。

可克薛兀撒卜刺黑聽了塔陽的言語。歎息著說。你不可說大話。這話你再休說。塔陽不聽。遂差脫兒必塔失做使臣。去對汪古惕種的主阿刺忽失的吉惕忽里說。

汪古惕部舊役屬於客列亦惕部。上文云將客列亦惕汪豁真姓的人與巴歹乞失里二人做宿衛。是也。忽里猶曰部長也。元文類二十三有闕復撰駙馬高唐忠獻王闕里吉思碑。始祖卜國。汪古部人。世爲部長。則此部乃卜國之子孫也。輟耕錄氏族篇色目有三十

一種。而雍古歹居其一。則非蒙古族類也。此時王罕已滅。而汪古氏宗族來降。此忽里之官名曰阿刺忽失的吉。太祖仍命其領彼部族也。故曰汪古惕種的主。知忽里爲部長之名者。金封太祖爲札兀忽里。故知忽里是蒙古語部長之名。本紀曰。乃蠻部長太陽罕遣使謀於白達達部主阿刺忽思。卽此事也。

這東邊有些達達。你做右手。

冀其煽動客列亦部降人爲內應以助之。

我自這裏起程。可將他弓箭奪了。阿刺忽失的吉惕忽里回說。我做不得你右手。卻使人去對太祖說。乃蠻的塔陽要來奪你弓箭。教我做右手。我不曾肯從。我如今提省你。若不隄防。恐來奪你弓箭。

廷式按秘史之脫兒必塔失。卽秃里必答思。此時差爲太陽罕之使者也。而碑以卓忽難爲使名。與秘史異。似宜加按語以正其失。

元文類二十三闕復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思碑。卽阿刺忽失的吉惕忽里之曾孫也。碑云亡金塹山爲界。以限南北。阿刺兀思惕吉忽里一軍扼其衝。太祖聖武皇帝起朔方。併吞諸部。有國西北曰帶陽罕者。遣使卓忽難來謂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汝能爲吾右臂。朔方不難定也。阿刺兀思料太祖終成大事。決意歸之。卽遣麾下將秃里必答思齎酒六榼。送卓忽難於太祖。告以帶陽之謀。時朔方未有酒醴。太祖祭而後飲。舉爵者三。使還酬以馬二千蹄。羊二千角。上詔忠武異日吾有天下。奚汝之報。天實鑒之。且約同征帶陽。會於

某地忠武先期而至。既收帶陽。下中原復爲嚮導。南出界垣。留居鎮守。爲疇昔異議所害。詔追封高唐忠武王。

此時太祖正在帖篤延客額兒地面圍獵。

本紀作帖麥坡川。元史以水名之也。圍獵必在山。祕史以山名之也。

知了這話。就圍獵處。與衆人商量。多說馬瘦。如何可好。幹惕赤斤說。

卽太祖弟帖木格也。以後均止稱幹赤斤。

您如何推辭馬瘦。我的馬卻肥。既聽了這等說。如何坐得住。

本紀曰。皇弟幹赤斤曰。事所當爲。斷之在早。何以馬瘦爲辭。

別勒古台又說。若生時被人將弓箭奪了呵。濟甚事。男子死呵。與弓箭一處。豈不好。如今乃

蠻恃其國大民衆。敢發大言。我可乘此奪他弓箭何難。

本紀曰。別里古台亦曰。乃蠻欲奪我弓矢。是小我也。義當同死。彼恃其國大而言誇。苟乘

其不備而攻之。功當可成也。

咱去呵。他多馬羣。必安然撤下。房屋空了。百姓必皆逃入山林。咱如今便可上馬。

別勒古台說了。成吉思說是自圍獵處回來。從阿卜只合闊帖兒格地面起去。

自去冬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住。今從此地起營去。雖異文實一地也。帖兒格是此山之

口子矣。

至合勒合河幹兒訥兀地的客勒帖該合答地行下了。

合勒合河幹兒訥兀前文七卷忽亦勒答兒葬處。本紀曰。帝駐兵於建忒該山。建忒該卽客帖該對音合答山也。山名客勒帖該。其地在合勒合河之上。蓋今喀爾喀河南岸是其處。

將自己軍馬數了。

元史兵志。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

立千百戶牌子頭。

元史兵志曰。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鬪。下馬則屯聚牧養。長萬夫者爲萬戶。千夫者爲千戶。百夫則爲百戶。

設六等扯兒必官。

扯兒必。宿衛官也。一作闐里必。見元史伯八兒列傳。一作闐利必。見西遊記。後文十一卷

亦作扯兒賓。元史兵志曰。宿衛者。天子之禁兵也。方太祖時。以木華黎赤老溫博爾忽博爾朮爲四怯薛。領怯薛歹分番宿衛。夫屬囊韃。列宮禁宿衛之事也。用之於大朝會。則謂之圍宿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車駕巡幸用之。則曰扈從軍。守護帑藏。則曰看

守軍或夜以警非常。則爲巡邏軍。或歲漕至京師。用之以彈壓。則爲鎮遏軍。六等似卽指此。

都委付了。又設八十個做宿衛的人。七十個做散班。其選護衛時。於千百戶并白身人內子弟。有技能。身材好者。充之。

輟耕錄曰。國朝鎮殿將軍募選身軀長大異常者充。凡有所請給。名曰大漢衣糧。年過五十方許出官。兵志曰。凡怯薛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爲。卽襲其職。以掌環衛。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爲一品官。又教阿兒孩合撒兒。選一千勇士管著。

自忽亦勒答兒死後。遂以阿兒孩代領忙忽惕。如廝殺則教在前。平時則做護衛。幹歌列扯兒必

卽孛幹兒出之弟。幹歌連。

與忽都思合勒濕。

巴魯刺氏與忽必來同族。

將七十個散班。一同管了。

成吉思再說帶弓箭的人。并散班。護衛。廚子。

元史兵志曰。侍衛帶弓矢者曰闕端赤。蒙韃備錄曰。在左右帶弓矢執侍驍勇者曰護衛。兵志曰。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曰博爾赤。

把門人等。

兵志曰。司關者曰八刺哈赤。

數日裏入班來。至日落時。將管的事物。交付與宿衛的。出去宿者。若管馬的。守著馬。

兵志曰。典車馬者曰兀刺赤。莫倫赤。

宿衛的房子周圍宿守門的。輪著門口立。至次日抬湯時。卻入來。管自己的事物。每三日一次交換。

兵志曰。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之。爲第一怯薛。亥子丑日。博爾朮領之。爲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爲第三怯薛。巳午未日。赤老溫領之。爲第四怯薛。那管的千百戶扯兒必等。也各委付了。

鼠兒年。四月十六日。成吉思祭了旗纛。去征乃蠻。逆著客魯連河行了。教者別忽必來。本紀作虎必來 哲別。一人做頭哨。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遇著乃蠻。在康合兒合山頭哨望的。

本紀曰。太陽罕。至自按台。營於沆海山。今案按台。卽阿爾泰山之對音。今謂之杭愛山者。也。水道提綱曰。西北諸山。皆以阿爾泰山爲祖。支峯綿亙北漠。東爲杭愛。有色楞格鄂爾

渾諸河東南挺爲肯特。爲大興安。有黑龍江克魯倫諸水。杭愛卽康合之對音也。然杭愛二字。又卽古來瀚海二字之對音。漢書稱瀚海。又稱大幕。漢書注謂瀚海爲沙漠。唐人曰沙磧。又謂之莫賀延磧。又稱爲大患鬼魅磧。五代稱沙陀。今謂之戈壁。無復瀚海之目。然唐代尙有瀚海都督府之設。卽以沙磧爲古瀚海。相沿名之。已成漢語。此一帶沙漠最高之山。漠北亦沿稱瀚海山。北語轉變遂爲沆海。今又以蒙古語翻譯。則爲杭愛矣。元史沆海二字。於漢語較近也。外蕃輿地所在有之。如唐人稱賀蘭山。蕃語沿之。今爲阿拉善矣。漢書匈奴傳廬胸。遼史沿之名曰臚胸河。元史則變爲龍居河。西遊記則又變爲陸局河矣。凡諸山水。旣成漢名。再轉蕃音。遂同蕃語。今略考尋史傳。釐厥舊名。俾碩學通材。相說以解。世多博雅。或無譏焉。

往來相逐。閒被乃蠻人將這裏騎破鞍子白馬的人。拏了共說。原來達達的馬瘦。

本紀曰。時我隊中羸馬有驚入乃蠻營中者。太陽罕見之。與衆謀曰。蒙古之馬。瘦弱如此。今當誘其深入。然後戰而擒之。

隨後太祖大軍。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朵歹扯兒必對成吉思說。

卽前文四卷命其總管家內人口之多歹也。是時設六等扯兒必命爲之。

咱人少遠來。可只於此牧馬。多設疑兵。將這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布滿。夜令人各燒火五處。

彼人雖多。其主輒弱。不會出外。必是驚疑。如此則我馬已飽。然後追彼哨望的。直抵大營。擊其不整。必然可勝。成吉思從其言。乃蠻哨望的。果自山頭看見。說只道達達每少。如何燒的火如星般多。就將先擊住得人馬送去。對塔陽說。達達軍馬已塞滿了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了。想是每日增添。只見夜間燒的火一如星般多了。哨望的去時。塔陽正在康孩地面的合池兒水邊。

康孩卽上文康合兒合山。今杭愛山之對音。合池兒水。今阿又河對音也。水道提綱曰。色楞格河。自喀爾喀西北杭愛山頂之西南大幹諸山發源。東北流。又東曲曲百數十里。有阿又河。南自呼普蘇古兒山之西北麓。東北流來入之。北岸有山。疑卽元時和林上都地。山水迴合。西十四度。一二分。極四十九度三分。所稱阿又河。當卽合池兒水也。聽了這言語。使人與他子古出魯克說。

本紀太陽罕子屈出律罕卽此古出魯克對音。遼史天祚本紀。乃蠻子屈出律。卽乃蠻塔陽罕子。又元史抄思傳曰。乃蠻其先秦陽爲部主。祖曲書律。父斂溫。則又以古出魯三字爲曲書律。

達達每馬瘦。燒的火如星般多。其人必衆。人曾說達達每剛硬。眼上刺呵不轉睛。

猶云不
目迷。腮

上刺呵不躲避。

猶云不
膚撓。

今若與他連兵。後必難解。見說達達的馬瘦。咱教百姓起了。越過金

山

金山卽前文六卷之阿勒台山也。亦作阿爾泰。又作阿勒坦。西域水道記曰：漠北大山曰阿勒坦山。譯言金山也。山頂極四十八度七分。西二十二度二分。其尾極四十六度五分。西二十度四分。西遊記曰：傍大山西行。鎮海相公云：乃滿國王亦曾在此。爲山精所惑。食以佳饌。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其山高深谷長。坂車不能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懸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隔河止泊。

整搦軍馬。誘引著他行。比至金山。他瘦馬乏了。我肥馬正好。然後復回與他廝殺。可勝麼道。古出魯克聽了這話。說那婦人塔陽。又是怕了。達達每多。從何處來。多半與札木合一同在這裏有。

謂韃靼之族。同札木合各分其半。時札木合敗後。投奔王罕。王罕敗後。又投乃蠻。故有秦赤烏人也。

我父塔陽於孕婦更衣處。猶云長於阿保之手也。牛犢喫草處。都不會到。猶云生於深宮之中也。

如今怕了。說這等話。教使臣卻說將去。塔陽聽得兒子比他做婦人說有力有勇的古出魯克廝殺時。休將這等勇來弱了。其臣豁里速別赤說。本紀作火力速八赤。

你的父亦難察必勒格在前於同等敵行。男子的脊背。馬的後膀。不曾教見。

言有進無退。故馬尾人背。不使敵人見之。

如今你如何又早先怕了。早知你這般呵。你母古兒別速。雖是婦人。教管軍呵。倒中。可惜可克薛兀撒卜刺黑老子。

乃蠻名將。嘗襲擄王罕桑昆妻子者也。戰敗則死。故曰可惜。

咱軍的法度。好生怠慢。莫不是達達的氣運來了。

達達謂太祖也。言塔陽恆怯必敗。豈非天命有歸也。

歎口說罷。於馬上打著箭筒另去了。

祕史言豁里速別赤先見。

塔陽聽了那話。怒著說。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軀。都一般。恁那般說呵。咱迎去與他廝殺。遂順塔米兒河。

廷式接豁里速
別赤激太陽接
戰與古出魯克
之說正同。遂以
致敗。恐非先見

會典圖說曰。塔米爾河出中左末旗。東南山。東流南北合數水。經右翼中右旗。察罕鄂倫河出其西山。東北流來會。又東經額魯特前旗。入土謝圖汗部界。入於鄂爾坤河。水道提綱曰。他米勒河。亦曰塔米爾河。有南北兩源。南源出杭愛山北麓。在鄂勒昆源之西。三潤合而東北流。有西北流。二水皆會。又東北始曰他米勒河。又北而會呵索郭特河。皆杭愛

以北水也。又東北受諸水。又東北與北源會。北源出枯庫嶺東麓。在杭愛山西北三百里。三澗合而東流。又東北會三水。始曰他米勒河。又東瀦爲台魯勒倭黑池。廣數十里。又東流有察罕烏林河。自西北來會。其南岸卽布拉干北山也。疑卽和甯。又東北百數十里。而南源自西南來會。又東曲曲百里。折而東北百里會鄂勒昆河。此水兩源俱五百餘里。始合。又二百里入鄂勒昆。自杭愛山以北。枯庫嶺以東。諸泉皆匯入焉。

渡幹兒豁水。

卽鄂勒昆河之對音也。前文三卷作幹兒洄。

至納忽山崖東邊。

水道提綱曰。鄂勒昆河。又東北流。折正北。循庫庫齊老台山西麓。經西里布里都地之蘇都池東。又北受西來一水。折而東北。又東經納鄰庫勒墨地。南受北一小水。又東北。至山麓。又東經都蘭哈喇地北出山。有哈兒渾木克河。自東南來會。山卽庫庫齊老台山之麓。此山自南而北。折而東。長二百數十里。當鄂勒昆東南岸。其東有溫泉。今按渡幹兒豁。則必在水之東南。有山處爲納忽山崖。所在納鄰庫勒墨地。似納庫卽納忽對音。

察乞兒馬兀惕地面。成吉思哨望的。望見乃蠻軍馬。成吉思整治軍馬排陣了。自做頭哨。教弟合撒兒。主中軍。幹赤斤管從馬。於是乃蠻軍馬。卻退至納忽山崖前。緣山立住。成吉思哨

望的。隨即將乃蠻哨望的。趕至山前。彼時札木合亦在乃蠻處。

王罕敗後。西依塔陽。

塔陽間那趕來的如狼將羣羊。直趕至圈內。是甚麼人。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養的四個狗。曾教鐵索拴著。那狗是銅額鑿齒。錐舌鐵心。用鑽刀做馬鞭。飲露嘶風。嘶殺時喫人肉。如今放了鐵索。垂涎著喜歡來也。四狗是者別忽必來者。勒蔑速別額台四人。塔陽說。似那般呵。離得這下等人遠者。遂退去跨山立了。又問那後來的軍。如喫乳飽的馬駒。繞他母喜歡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他是將有槍刀的男子殺了。剝脫衣服的。兀魯兀惕忙。惕惕二種人。塔陽說。既如此。可離得這下等人遠者。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如貪食的鷹般。當先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真安答。渾身穿著鐵甲。似貪食的鷹般來也。你見麼。您曾說若見達達時。如小羯羴羔兒。蹄皮也不留。

北齊書河間段
遷飛上天。羯羴
二字本此。

洪皓松漠紀聞曰。北羊有角者。百無二三。味極珍。善牧者每羣必置羯羴羊數頭。仗其勇。很行必居前。遇水則先涉。羣羊皆隨其後。以羯羴發風。故不食。原注云。羯羴音古力。北人訛呼羯爲骨。按羯羴小羊也。骨輕易嚼。故可吞噓不留。本紀曰。札木合從太陽汗來。見帝軍容整肅。謂左右曰。乃蠻初舉兵。視蒙古軍若羯羴羔兒。意謂蹄皮亦不留。今吾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遁去。

您如今試看。塔陽但說可憐。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多軍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額倫母的一個兒子。用人肉養來。身有三度長。

伸手爲度。度約六尺。是丈八也。

喫個三歲頭口。披三層鐵甲。三

個強牛拽著來也。他將帶弓箭的人全嚇呵。不礙著喉嚨。吞一個全人呵。不勾點心。怒時。將昂忽阿的箭。

昂忽阿人名。蓋力士能以強弓射箭殊常。故其箭名昂忽阿箭。下文客亦不兒語。意做此。隔山射呵。十人二十人穿透。人若與他相關時。隔著空野。用客亦不兒名的箭射呵。將人連甲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常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喚故拙赤合撒兒。

拙赤蒙古語大太子也。合撒兒太祖同母長弟。

塔陽說。若那般呵。咱可共占高山上去立了。又問那後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額倫母最少的子。名幹赤斤。

元宗室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長太祖皇帝。次二搠只哈兒。次三哈準大王。次四鐵木哥幹赤斤。所謂皇太弟國王幹噴那顏者也。次五別里古台王。案搠只哈兒。卽拙赤合撒兒幹赤斤。卽幹噴那顏。

他性懶。好早眠。遲起。多軍馬中。他也不曾落後了。於是塔陽遂上山頂立了。

札木合遂離了乃蠻。將對塔陽說的話。教對成吉思說。塔陽如今聽了我說的話。已是驚得昏了。都爭上高山頂上去。並無廝殺的氣象。我已自離了他。安答。你謹慎者。那日太祖見日色晚。圍著納忽山宿了。其夜乃蠻欲逐人馬。墜於山崖。相壓死者甚衆。明日拏住塔陽。

本紀曰。帝與乃蠻軍大戰至晡。禽殺太陽罕。諸部軍一時皆潰。夜走絕險。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悉降。

其子古出魯克因不在一處。得脫身。領些人每走出。見軍追及。就依塔米兒河。要割營不定。又走了。襲至阿勒台山前。

西遊記曰。抵金山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陀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餘里。東西廣袤。不知其幾千里。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遇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夜行天氣黯黑。魍魎爲祟。牛馬乏皆道棄之。抵陰山前三百里。和州。沿川西行。西卽鼈思馬大城。此大唐北庭。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台。宿輪台之東。南望陰山三峯。突兀倚天。又至回紇昌八刺城。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沙場。其沙細。遇風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踰沙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晨起西南行二十里。有大池。

方圓幾二百里。雪峯環之。倒影池中。沿池正南下。松樺陰森。衆流入峽。奔騰洶湧。曲折六七十里。二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刊木爲四十八橋。次及一程。至阿里馬城。自金山至此。又西行四日。至答刺速沒輦。水勢深闊。截斷陰山。乘舟以濟。至一大山。又西行。度西南一山。至回紇小城。又西南過板橋渡河。至南山。卽大石林牙。其國王遼後也。乃蠻失國。依大石。盜据其土。士馬復振。案此記所言。卽古出魯克西奔之路。塔陽之禽。蓋在白骨旬大沙陀矣。

勢愈窮促。遂將他百姓盡收捕了。此時與札木合一同有的達達札答闌

札木合同族。

合答斤

不忽合塔

吉後。等種也都來投降了。

本紀曰。於是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四部亦來降。按朵魯班散只兒兩部。不見於秘史。朔方備乘曰。都爾班山。俄羅斯設有卡倫。在齊雅爾河西山西。其南與中國恰克圖接界。据此則都爾班與朵魯班爲對音。此部正在篋里乞部之北。正巴爾忽眞之地面。此爲脫黑脫阿所糾者也。又朵奔篋爾干。其後爲朵兒邊氏。當卽朵魯班部所自出。以朵兒邊氏成朵魯班部所居之地。今相沿稱都爾班山。亦可考見矣。散只兀部。其源出於孛端察兒之兄不忽禿撒勒。只。其後爲撒勒只兀惕姓氏。見秘史前文一卷。大率諸部皆札木合糾集欲滅太祖。其始稱合答斤十一部落。其後稱乃蠻十一部落者也。王罕旣滅塔陽

亦亡。惟篋里乞及乃蠻又竄入回回欽察。於是太祖極於所往。竟成混一之業。蓋亦有天意焉。

那裏將塔陽母古兒別速來。成吉思說。你說達達歹氣息。你如何卻來。成吉思遂納了。

廷式按前文亦
罪察云。這婦人
年少。注以爲或
塔陽之後母。則
太祖納之固無
不可。此注似宜。

案古出魯克於塔陽被戮之日。卽能襲罕。元史稱屈出律罕者也。塔陽之母。有孫成立。計其年紀。卽屬後母。亦當在知命之年。恐非可納。且元史后妃表。凡三十九位號。並無古兒別速。祕史之言。似近於誕。尋孟琪蒙韃備錄云。北使入於彼國王相見命酒。同彼妻賴蠻公主及諸姬侍共坐。凡諸飲宴。無不同席。諸姬皆美色。四人乃金虜貴嬪。餘四人乃韃人云。則乃蠻被擄。乃是公主。其云國王。卽太師木華黎。非成吉思也。當由傳聞之誤。

那鼠兒年秋。

此爲丙寅之前二年。太祖是時未稱皇帝。鼠爲甲子年也。

太祖於合刺答勒忽札兀刺地面。

此今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地也。西域水道記曰。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三源。東源爲庫爾喀喇烏蘇河。南源爲晶河。西源爲薩爾巴克圖河。皆注於淖爾。亦曰布爾哈齊淖爾。在安阜城北一百三十里。極四十四度三十五分至四十六分。西三十二度四十一分至三十三度二十五分。東西百五十里。南北八十里。周四百餘里。冬夏不盈虧。屏水於岸。自然

成鹽伊犁之境是焉。仰給故又曰鹽海庫爾喀喇烏蘇河入自淖爾之東。晶河入自西南。薩爾巴克圖河入自正西。其北岸即塔爾巴哈台境也。喀喇塔拉額西柯即合刺答勒忽札之對音。兀刺即水也。淖爾即腦兒謂海子。

與篋兒乞的脫脫阿對陣。將他殺退。追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將他百姓虜了。脫黑脫阿同二子忽都赤刺溫帶幾個伴當走了。

忽都五卷作忽都合。六卷作忽圖。均一人也。赤刺溫後文十一卷亦作赤老溫。

初虜蔑兒乞時。豁阿思蔑兒乞種人。前文三卷作兀汪思。答亦兒兀孫。前文三卷或作兀亦兒兀孫。將他忽闌名字的女

子。

后妃表太祖忽闌皇后守第二鄂爾多。

獻與成吉思來時。路閒被亂兵所阻當。遇著巴阿鄰種的官人納牙。

其源出於巴阿里歹。据前文五卷作納牙阿。爲失兒古額禿之子。文孝廉廷式云。納牙諾

延一聲之轉。此官名也。其說是矣。

答亦兒兀孫說這女子要獻於成吉思。納牙說咱一同將你女子獻去。你若先去呵。亂軍將你也殺了。女子也亂了。因留住三日。一同來獻與成吉思。成吉思因納牙留了三日。大怒著說。仔細問了。號令他問閒。其女子忽闌說。納牙曾說我是皇帝的大官人。咱一同將這女子

按納牙亦那顏
之對音也。蓋官
名。

獻去。路開因有亂兵。所以留住。若不遇著納牙留住呀。如今也不知如何。且不必問他。若皇帝恩賜呵。天命父母。生得皮膚全有。問我皮膚便了。納牙也說我只一心奉事主人。凡外邦得的美女好馬。要獻與主人。除此之外。別有心呵。便死。成吉思說。忽蘭的言語是。就那日將忽蘭試驗呵。果然不曾被污。因此成吉思甚加寵愛。將納牙放了。說此人至誠。以後大甸當裏可以委付。

爲十卷封納牙中軍萬戶張本。

元朝祕史卷九

初虜蔑兒乞百姓時。將脫黑脫阿子忽都的妻與了斡歌台。

即太宗英文皇帝窩闊台。前文七卷作斡闊台。後文十四卷作斡歌歹。

一半百姓反去。將台合勒山寨把住。成吉思命鎖兒罕失刺的子沈白領右手軍去攻。

本紀曰。蔑里乞俄復叛去。帝至泰寒寨。遣孛羅歡沈白二人。領右手軍往平之。又十七年夏。避暑塔里寒寨。泰寒及塔里寒皆台合勒三字之對音也。

自去追襲脫黑脫阿。到金山住過冬。明年春。踰阿來嶺去。

阿來即阿林之轉聲也。此今汗阿林山。朔方備乘曰。汗阿林在中國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幹。隨額爾齊斯河東岸以北者也。其山南起科布多境。層峯相接。山脈向西北行。其東麓有亨吉泊。其西麓有色爾喀斯喀拉泊。又西北有數水出東麓。注鄂布河。其西麓有大泊曰惹謨斯夸湖。湖水西流。入額爾齊斯河。

適乃蠻古出魯克與脫黑脫阿相合了。

本紀曰。元年發兵。復征乃蠻。太陽汗子屈出律罕與脫脫奔也兒的石河上。三年冬。再征

脫脫及屈出律汗。按屈出律罕卽古出魯克。脫脫卽脫黑脫阿之對音。

於額兒的失不黑

本紀曰。時幹亦刺部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至也兒的失河。討蔑兒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朔方備乘曰。額爾齊斯河源出金山。金山爲昆侖北支最大之幹。故額爾齊斯河亦爲正北方最巨之川也。一曰也兒的石河。見元史太祖紀。一曰葉兒的石河。見憲宗紀。一曰也里的失河。見武宗紀。一曰額兒的失水。見祕史。一曰額勒濟斯河。見水道提綱。皆此水之異名也。西域水道記曰。額爾齊斯河二源。一源爲華額爾齊斯河。一源爲喀喇額爾齊斯河。二河合爲額爾齊斯河。西北流瀦爲宰桑淖爾。復從西北溢爲額爾齊斯河。西北流。又東北流。達俄羅國界。過托穆斯科。又過鏗格爾圖喇。又過森羅特城。又折而西北流。又東北流。過狄穆衍斯科。又過薩馬爾斯科。又東北流與鄂布河合。又東北流注北海。案不黑者水之稱。前文四卷幹列該不刺合同例。

都兒麻地面根源行

案下文渡額兒的失水。則都兒麻在河東可知。前文六卷王罕將脫黑脫阿趕入巴兒忽。眞脫忽木地面。此卽今俄羅斯託穆斯科對音。在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蓋託穆河源所出之處。故曰根源也。且都兒麻急讀亦卽託穆二字矣。朔方備乘曰。托穆河源。

出托穆斯科城東南山。西流三百餘里。逕托穆斯科南。繞過城西。又西北流百餘里。注哈屯河。哈屯河會托穆河。又西北流。逕格野斯歸城。又西北流。其下游與額爾齊斯河會。似其地矣。

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曰。帝征太陽可汗。射其子脫脫殺之。脫脫之子火都赤刺溫馬札兒禿薛干四人。以不能歸全屍。遂取其頭。涉也兒的石河。將奔亦都護。先遣使往。亦都護殺之。四人者至。與大戰於鱸河。

整治軍馬。成吉思至其地。與他斲殺。脫黑脫阿中亂箭死了。其尸不能將去。其子只割將他頭去。

其子忽都及赤刺溫也。人馬敗走。渡額兒的失水。溺死者過半。餘亦皆散亡。於是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畏吾兒地。注云。至元二十年立畏吾兒四處站。及交鈔庫。又有柯耳魯地。今案委兀卽畏吾兒。合兒魯卽柯耳魯兩處對音。本紀太祖四年己巳。畏吾兒國來歸。卽委兀矣。西游記輪台縣又歷二城。致回紇昌八刺城。其王畏午兒率衆部族及回紇僧遠迎。回紇畏午皆委兀對音。則其部族在昌八刺城。蓋卽元志西北地之彰八里也。

至回回地面垂河行。

垂河卽今吹河。注見前文五卷。元史速不台傳曰。丙子帝會諸將征滅里吉部。速不台請

行。帝許之。選裨將阿里出領百人先覘虛實。速不台戒之曰。汝止宿必載嬰兒具以行。若挈家逃者。滅里吉不設備。大軍至蟾河與戰。獲其二將。部主霍都奔欽察。按蟾河卽垂河之聲轉。霍都卽忽都合勒之對音。又雪不台傳。太祖十一年戰滅里吉衆於蟾河。追其部長玉峪大破之。遂有其地。

與合刺乞塔種的人古兒罕相合了。

本紀所云屈出律奔契丹卽此也。乞塔卽契丹之聲轉。此古兒罕卽西遼主葛兒罕。注見前文五卷也。讀史方輿記要曰。乃蠻在蔥嶺西南。今按乃蠻當在金山。顧氏云云。乃古出魯克竄西遼以後。其國在今塔什干故也。西遊記曰。陸局河又四程西北渡河。有故城基址若新。或云契丹所建。旣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二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案記云云。卽此古兒罕地。西使記曰。過亦塔兩山閒。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按此亦西遼也。元史蜀興愛里傳。初爲西遼闊兒罕近侍。其云闊兒罕卽此古兒罕矣。

蔑兒乞的忽都合勒赤刺温。過康里欽察種去了。

今俄羅斯地也。後文十三卷。稱康鄰十一部落卽此。元史不忽木傳曰。世爲康里部大人。

康里卽漢高車國也。欽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欽察。有斡羅思。後文十四卷又作乞卜察。十一種百姓。欽乞亦聲轉也。元黃潛康里氏先塋碑云。康里古高車國也。我太祖皇帝親征而略其地。其國之近屬有二。孤子曰曲律。曰牙牙。其母古麻氏。賢而有識。以二子置楮中。負以橐駝而來朝。則太祖已竇天。乃獻於太宗曰。此吾國之遺胤也。不可辱於奴隸。敢以來歸。幸它日爲天子使。上憐而撫育之。憲宗御極。二子召入宿衛。領昔寶赤扈從伐宋。母回康里而復來。世祖入正大統。給以土田。俾居興和天城之大羅鎮。母後以子牙牙貴。追封雲中郡夫人。牙牙贈功臣上柱國。追封雲中王。元史土土哈傳曰。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以爲氏。號其國曰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卽出。曲出生陵未納。陵未納生亦納思。世爲欽察國主。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欽察。亦納思已老。其子忽魯速蠻遣使自歸於太祖。而憲宗已叩其境。其子班都察舉族迎降。元虞集句容郡王燕帖木兒碑曰。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卽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勇而善戰。自曲年者乃號其國人曰欽察。爲之主而統之。曲年生陵未納。陵未納生亦納思。太祖皇帝征篋乞思火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不從。及我師征亦納思。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忽魯速蠻自歸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至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篋乞思有功云云。卽其地。

也。

成吉思也回至老營。此時沈白攻破台合勒寨。即本紀之寨。塞寨詳見上。將蔑兒乞百姓盡行殺擄了。又先

投降的蔑兒乞在老營內反了。被在營內家人戰勝。成吉思說。教他在一處。他又反。就教各人盡數分了。

那牛兒年。

太祖稱帝前一年也。歲在乙丑。

成吉思造輿速別額台一個鐵車。教襲脫黑脫阿的子忽都等去。對

說。他與咱斯殺敗著。走出去了。如帶套竿的野馬。中箭的鹿一般。有翅飛上天呵。你做海青。拏下來。如鼠鑽入地呵。你做鐵鍬掘出來。如魚走入海呵。你做網撈出來。又說你越高山。涉大河。可趁軍每的馬正未瘦。行糧未盡時。先要愛惜。路閒不可輕易圍獵。若要因獵做行糧。呵。也要斟酌著。馬的鞅并鬧環。不許套上。如此則軍每不敢走馬。若有違號令者。我認得的。便拏將來。不認得的。就那裏典刑了。可謹慎者。若天護助。將脫黑脫阿子每拏住呵。就那裏殺了者。再說。當初我小時。被三種篋兒乞拏我。將不兒罕山繞了三遭。這般有仇的百姓。如今又發言語去了。我欲教你追到極處。所以造與你鐵車。你雖離得我遠。如在近一般。行呵。天必護助你。

乃蠻蔑兒乞被成吉思收捕之後。札木合在乃蠻處百姓也被陷了。只有五個伴當。同做劫。成。因上倘魯山去。

倘魯山卽唐麓嶺亦作湯努山。元地理志曰：謙州在謙河西南，唐麓嶺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地。沃衍宜稼。水道提綱曰：自阿爾泰頂東北大幹，經千一百餘里，又東百里爲湯努山，甚高大，西十八度三分極四十九度四分至五分。

殺了一個獼羊燒喫，喫閒札木合說誰的兒子。今日將獼羊殺了燒喫，說後五個伴當將他擊了，送與成吉思。札木合令人對成吉思說：黑老鴉會擊鴨子，奴婢能擊主人。老鴉爲人所賤，惡以喻奴婢。皇帝安答必不差了。

言必有以處決，不令政刑倒置也。

成吉思說：自的正主敢擊的人，如何留得將這等人并他子孫盡典刑了著。於是教當札木合面前殺了，卻使人對札木合說：我先曾教你做一隻車轅，你分離去了。如今既又相合，可以做伴，但忘了時共提說，睡著時共喚省。在前你雖另行，卻是我有福有吉慶的安答。若真實斮殺時，你卻自的心痛有來。我初與王罕斮殺時，你將王罕的言語說與了我，是一次有恩於我，及與乃蠻斮殺，你以言語將乃蠻驚動，又是一次有恩於我。將這言語對札木合說知道者。

欲其知感而降也。王罕事在前文七卷，乃蠻事在八卷。

既說罷，札木合說：咱年少做安答時，不可消化的飲食會喫。

謂敵血。

不可忘的言語會說。

謂盟誓。

因人將哈離開。所以分離了。想起在前說的言語。自羞面。不敢與安答相見。如今安答欲教我做伴當。做伴時不會做得伴。如今你將衆百姓收了。大位子定了。無可做伴。你若不殺我。呵似衣領上蠶底衿內刺一般。反使安答日閒心不安。夜閒睡不穩。

機蟲在膚。芒刺在背。使人不安。札木合以合縱連橫之才。欲舉十三部之衆。除太祖。以自王。假若得志。亦不能容太祖於臥榻。終爲韓彭之菹醢耳。固已計之熟矣。

你母聰明。你又俊傑。弟每有技能。伴當每豪傑。又有七十三匹驢馬。我自小亡了父母。

札木合父

合答安

又無兄弟。

合答安止一子

妻好說長話。

婦有長舌。蒙古亦有此語。此似怨及孛兒帖喜新厭舊之讖。

伴當不中倚仗。爲這般。所以

有天命的安答勝了。如今恩賜教快死呵。安答得心安。倘又教不出血死呵。

謂賜令自盡

我死後。

於你子孫行。永遠護助也者。成吉思聽了這話。說札木合安答雖是另行。不會有真實害咱的言語。是可以學的人。他不肯活。待教他死。占卜呵。又不入。

蒙韃備錄曰。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鐵椎火椎之。看其兆。以決大事。類龜卜也。

他又是大名頭的人。

札木合之權略。次於項籍田橫。而勝於袁紹公孫瓚。

無緣故。不可將他害了。

殺之無名，不足以服其心。

有個緣故，你對他說，在前撈只

即擄赤也。元史每用此二字。

答兒馬刺台察兒

前文四卷作給察兒。

兩個的馬羣相搶劫

的上頭。

事在四卷。

你特地謀反於巴

勒渚納地面廝殺。

注見四卷答關巴勒主惕。

趕入我者刺捏地面的狹處。

前文。

作哲列担。

教我好生恐慙。如今教你做伴，你又不肯，雖欲愛惜你性命，也不能得了。依著你言語，

不出血教死者，令札木合就那裏不出血死了，仍以禮厚葬了。

成吉思既將衆部落收捕了，至是虎兒年，於斡難河源頭，建九腳白旄纛做皇帝。

宋甯宗開禧二年丙寅，金泰和之六年也。本紀曰：元年丙寅，帝大會諸王羣臣，建九旂白

旗，卽皇帝位於斡難河之源。諸王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蒙韃備錄曰：成吉思之儀

衛，建大純白旗以爲識認。外此並無他旌幢。今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

張云。

封功臣木合黎爲國王，命者別追襲古出魯克，整治達達百姓，除駙馬外，復授同開國有功

者九十五人爲千戶。

成吉思說這駙馬并九十五千戶，已委付了。

元史諸公主表曰：元室之制，非勳臣世族及封國之君，則莫得尙公主。是以世聯戚畹者，

親視諸王。

其中又有功大的官人。我再賞賜他。命失吉忽秃忽。前文四卷作失乞兀忽。都忽四養子之一也。喚李幹兒出木合黎

等去。失吉忽秃忽說。李幹兒出木合黎等。功多如誰。又要賞他。我自孩提到你家內。見前文四卷塔塔兒

役。之直至長成。不曾離了。我功少如誰。如今用甚麼賞賜我。成吉思說。你會做我第六的弟。依

我諸弟一般分子。九次犯罪不要罰。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與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語。任誰不許違了。如有盜賊詐僞的事。你懲戒著。可殺的殺。可罰的罰。百姓每分家財的事。你科斷者。凡斷了的事。寫在清冊上。已後不許諸人更改。

元文類六十七馬祖常撰月合乃碑曰。國朝天造之始。總裁庶政。悉由斷事官。元史百官志曰。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非有城郭之制。國俗敦厚。非有庶事之繁。以萬戶統軍旅。以斷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元史紀事本末曰。太祖時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

失吉忽秃忽說。我是最小的弟。如何敢與衆兄弟一般分子。若恩賜呵。於土城內住的百姓與我。成吉思說。從你自斟酌著要。失吉忽秃忽既受了恩賜。卻喚李幹兒出木合黎蒙力克等。數人來受賞賜。

太宗紀曰。六年以胡土虎那顏爲中州斷事官。中州卽中土。胡土虎卽忽秃忽。蓋後事太宗朝之恩眷。亦根源於此也。

成吉思對蒙力克說。你自我幼時作伴到今。護助處甚多。無如王罕父子賺我去時。事在前文六卷。

若不是你止當呵。幾乎陷入深水大火去了。我如今想著那恩。使我子孫也如何忘得。今後坐時。你當在角上坐。或一年。或一月。議論了賞賜你。直至你子孫不絕了。

成吉思再對孛斡兒出說。我小時有慘白色的驢馬八匹。被賊劫去。我襲著宿了三夜。與你相遇。你便與我作伴。一同襲去。又過了三宿。將我馬奪回來。事見前文二卷。你父納忽伯顏有家財。

只你一子。爲甚肯教與我作伴。蓋因你有義氣。在後我又喚你作伴。你不曾違了。前文二卷。我被

三種蔑兒乞逐入不兒罕山時。你又與我一同甘苦。前文三卷。我與塔塔兒於答闌捏木兒格思

地面相抗著宿時。前文五卷。正遇著霖雨。你欲我歇息。披著氈衫。立在我上。不教雨漏。直至天明。

腳只卻換了一次。這是你豪傑的效驗。

元史博爾朮傳曰。戰於火赤兀里。博爾朮繫馬腰閒。踞而引滿。分寸不離故處。又嘗潰圍於克烈。太祖失馬。博爾朮擁帝累騎而馳。頓止中野。與木華黎張氈裘蔽帝。通夕植立。足跡不移。蔑里乞之戰。以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帝已還臥車中。聞博爾朮至。曰。此天贊我也。元文類閣復撰廣平王玉昔碑。述其祖博爾朮事。與傳略同。元文類二十四元明善忠憲王安童碑曰。木華黎諡忠武。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號爲四

傑太祖戰失利。單走澤中。天大雪。忠武與博爾朮張馬驍蔽太祖臥。上起視跡。二人之足不移。

其餘的事業不可盡說。你又與木合黎將合行的事。助我教行。不可行的事。諫我教止。所以得到這大位子裏。如今你的坐次。坐在衆人之上。九次犯罪休罰。這西邊直至金山。你做萬戶管者。

程大昌北邊備對曰。金山隋唐閒突厥阿史那氏得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皇輿西域圖志阿勒坦鄂拉爲古金山。在庫爾圖達巴西北三百里。哈柳圖郭勒發源西南麓。其迤東境峯巒層沓。互數百里。爲北路名山之冠。東爲舊藩喀爾喀蒙古諸部。西爲準噶爾部。張穆蒙古游牧記曰。阿爾台亦作阿爾泰。今作阿勒坦。蒙古謂金曰阿勒坦。卽古金山也。在科布多城西。閻復廣平王碑曰。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夫長。位諸將之上。首以武忠居右。東平忠武王居左。翊衛辰極。猶車之有軸。身之有臂。電掃荒屯。鼇奠九土。柱天之力競矣。

成吉思再對木合黎說。咱在豁兒豁納主不兒地面。

不兒與必拉對音。蒙古稱河也。豁兒豁納。注見前文一卷三卷。

忽秃刺皇帝

即卷一 忽圖刺

歡躍的鬚髮樹下住時。天告你的言語明白上頭。我自那裏想著你父

古溫豁阿

元史木華黎傳曰。生時有白氣出帳中。神巫異之曰。此非常兒也。父孔溫窟哇前文四卷作古溫兀阿。

對你言語。曾說了來。爲那般。如今教你做國王。

兀黃潛集拜住
神道碑曰。五世
祖木華黎從太
祖皇帝滅克烈。

太祖卽帝位。以
爲左萬戶。從破

金入遼燕。專在

遼東西諸郡。授

太師國王。

元史百官志曰。太祖十二年。以國王置太師一員。木華黎傳曰。八月詔封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贈誓券黃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分弘吉刺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兒契丹藩漢等軍。並屬麾下。且諭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坐次在衆人之上。東邊至合刺溫山。注在
五卷你就做左手萬戶。直至你子孫相傳管者。

蒙韃備錄曰。太師國王沒黑肋止有一子。名袍阿美容儀。不肯剃髮。焦只裹巾帽。著窄服。能諸國語。元黃潛拜住神道碑曰。高祖李魯嗣國王奉太祖皇帝命。攻西夏。定河北。平山東。以功食東平郡。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定。此木華黎之子也。碑又云。曾祖霸都魯從世祖皇帝伐宋。追封東平王。諡武靖。此木華黎之孫也。碑又云。祖安童事世祖。拜尙書右丞相。贈太師。追封東平王。諡忠憲。進封魯王。考兀都台成宗時。以大司徒贈太師。追封東平王。諡忠簡。追封堯王。此木華黎之曾孫元孫也。碑又云。王諱拜住。泰定元年。贈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至元三年。進封鄂王。

也。子男二人長答刺麻碩理。次因牙納碩理。文宗賜名篤麟鐵穆爾。此木華黎之來孫耳孫

成吉思再對豁兒赤說。我年小時。你會說先兆的言語。前文四卷與我辛苦作伴。那時你會說我

先兆的言語若應呵。與我三十個妻。今已應了。這投降的百姓內。好婦人女子。從你揀三十個。

爲後文秃烏惕反張本。

再將三千巴阿里種。

源出於孛端察兒次子巴阿里歹。豁兒赤卽其後也。

又添塔該。前文四卷作塔乞。又作塔孩。阿失。黑。後文十卷作阿失黑帖。木兒札合敢不之爵子也。二人管的阿答兒乞種等百姓。

前文八卷以一百只兒斤百姓。與塔孩把阿秃兒。後文十卷。札合敢不以二百人與其女亦巴合爲從嫁。太祖以亦巴合賜主兒扯歹。留阿失黑等百人做遺念。此二人所管百姓所由來也。阿答兒乞卷一前文作阿答兒斤。其源出於合赤溫之子阿答兒夕。湊成一萬。你做萬戶管者。順額兒的失河水林木內百姓地面。

異域錄曰。額爾齊斯河。沿途俱林藪。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榆。叢柳。櫻。菓。沿額爾齊斯河岸。皆塔塔拉人居住。閒有田畝。

從你自在下營。就鎮守者。凡那裏百姓事務。皆稟命於你。達了的就處治者。

